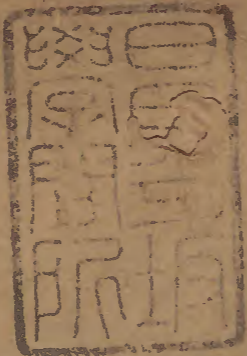


# 蒼霞續草

二十卷至二十二卷  
尺牘



					漢書門
				一〇五	
			三〇		
		二〇			
	一				
八	四	三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漢書
		一〇五	
		二〇	
	一		
三	四	八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0	
冊數	18 ( 18 )		
函號	314	7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日錄淺草文庫

答李撫臺 答陳觀察

答丁撫臺 答高東溟

答丁撫臺 答馬掌科

又 答史蓮岳

答陳楚石 答顏按院

答劉撫臺 答沐黔國

答來希庵 答熊芝岡

答劉撫臺 答陳章閣

答陳楚石 答史蓮岳



卷之二十日錄

答丁撫臺

答袁希我

答黃毅庵

答瞿孝廉

答戴觀察

答董吏部

答來希庵

答郭青螺

答李九老

答王太蒙

答陳楚石

答李九老

答劉總河

答蔡念質

答趙吉亭

答丁撫臺

答許少薇

答涂制臺

答高東溟

與鮑祠部

又

答熊芝岡

答石楚陽

答劉撫臺

答李泰階

答涂制臺

答李九老

答吳按院

答陸納言

答薛青螺

答謝工部

答張山是

答熊芝岡

答吳納言

答張山是

答許少薇

答沈比部

答許少薇

答羅柱宇

答張山是

答王太蒙

答鄭國威

答王霽宇

答許少薇

答楊修齡

答官掌科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李撫臺

徐進之參不肖以為此輩必是稔惡為害乃致白簡不意其與臺下意左也後見其疏末波及殊為駭異如此則事愈難處矣留都兵垣之說此中亦有云者以為徐進搏噬諸宗而其害不及于百姓然則臺下與直指之意夫固各有當乎疏下尚易調停惟久寢更不便也

答陳觀察

販倭事尊諭洞悉無復可言而當道意欲從寬不肖何敢強但願他日有事之時毋謂鄉官勢豪阻撓難于禁遏此則不肖今日不得不豫言者也近見林客部言興販之物至有紀効新書籌海重編皆千餘部將以何為又安得謂販夫逐利非有勾引外寇之謀乎果如其說則嘉靖間通倭之徒其初亦只是逐利不為勾引即王直徐海輩亦未必遽有勾引之謀也事有必至勢有相因明者觀其微况已著乎事關桑梓不覺嘵嘵然饒舌甚矣

答丁撫臺

販倭事一時或以為小民射利未必有勾引之謀不知射利不止必至于勾引失今不圖後且悔之琉球既折而入于倭倭之借寇以通貢亦必然之勢如此則濱海之禍將不可言來教所云嚴查而拒絕之其策亦無以易此也第嘗妄謂治亂相乘乃一定之數今南倭北虜安靜已四五十年自古所未有茲亦其蠢動之時也而敝鄉習俗日就奢華當嘉靖倭亂時亦是如此懲前慮後可為戒心惟恃臺下在事綱紀綢繆銷萌建威庶幾無恐耳

答高東溟

承教竇方伯堅于乞歸殊為可異此君在宦途甚  
有望其在閩省為郡守與藩叅則敝鄉士民無不  
尸而祝之不肖與此君絕無疇昔但以輿情如此  
故向曾言之臺下亦緇衣之一念也悠悠之譚謂  
其與直指有嫌故爾拂衣即近來揭薦藩臬次序  
亦令人疑然歟否歟

答丁撫臺

承教琉球貢事業已具報此夷既折而入于倭其  
情誠不可知惟嚴詰其所由來真則納而偽則拒  
如臺下之所云者固不易之策也敝鄉人憂販倭  
如剝膚無日不以書來聞在事者或以董銓部之  
疏為過計然乎否乎

答馬掌科

承教具悉至慮但以為不候 旨而各衙門可以  
咨札徑行則于勢恐難只以用人一端論之吏部  
可以一咨札而使人到任乎其人不奉 旨但奉  
咨札而敢任乎即其人敢任而 旨上以一嚴旨逐  
之使去吏部能留之乎其人敢不去乎 君者出  
令者也自古豈無忠臣義士當危亂之世而終無

可奈何亦以凡事非君命必不可行大經大分莫敢踰越故耳矧 聖上神明聰察正疑臣下之擅權肯聽吾輩作此舉動只以一言官塞責而遂已乎此其不可不三思者也鄙見如此殊亦不知通變之言門下再與趙吉老及諸老一商之

又

昨奉教讀之未盡領略第思今日之所急者只是用人舉朝之所爭者只此一事故妄意門下之言或出于此而恐其難行耳若如來示云云則何所不可臣子之義只是事難自由至于觸事力爭自

其常分如省稅額之半罷滇南之金此尤平易正直卽激切爭之 上必不怒也不佞數載備員遇此等事而爭者頗多何嘗爲 聖明所督過哉惟是日前人情焦焦僥僥尚不在此鄙意以爲且竭力以爭考選之下而後徐及其餘庶克有濟若考選不下卽他事稍行一二安能救此困乎誤解尊指自是疎淺之罪亦以不得面譚故兩情不盡門下亦勿因此而見訝也天下事正各盡其見方有商量耳

答史蓮岳

南役來知門下已勉出視事不勝喜慰今六曹只門下一人雖欲不出安可得耶門下責不肖以身自留人何怪主上敢不愧服第不肖與諸公事體自不相同如使九列大僚有請卽放則曹署空矣其中有高年真病情不得已如鄭鳴峴之類亦曾爲之擬放而率皆留中無益于事非不肖敢操不怨之心以苦人也李九老日前曾已允歸且批紅矣而又不發聞上意欲復強其出不知然否頃以代藩事舉朝喧闐勢難與爭不肖與翁宗伯苦之欲死乃不肖以同官同年不能出力尤爲慚

愧恨不得棄官以謝之耳此事當時曾勸宗伯勿行勘議但據成命題覆亦可了事而宗伯過于慎重欲借公論以抗彭掌科卽九老亦謂不勘則後事不了而不料人情之遷改一至此也今部疏已上盡依廷議尚不知結局何如耳天下事安靜自可拈動便多大槩如此可嘆可嘆

答陳楚石

年來漕事敝壞已極茲得臺下整頓一番如久病之人忽有起色矣漕船錢糧缺乏當事之與有司不得辭其責真如尊諭然竊聞人言工曹各差以



清江厥爲第一脂膏之地則此中弊竇想亦更有難言處也催徵之寬向日當塗爲鄉曲計理或有之今匱乏已極司農束手無措其勢不得不嚴而考成法行有司皆稱不堪不知國計之難處也漕糧會計當蚤發此是至論該部必當奉行矣

答顏按院

江北江南量分解額自是公平之論但聞之人言以爲各省皆有幾處多中幾處少中若此例一開則陳請者必紛然而至將何以處是亦一說也今增額事亦以陝西開端各省援例宗伯意甚悔之不知竟當如何處耳

答劉撫臺

西帥之不利于遼左卽如杜如王皆前車也頃當事者以朝議紛紜不欲以與李家而又無可當其選者故借張帥威名以鎮之大疏至則延鎮已有新帥兵部來言必難更動而麻掌科又有疏故張帥勢須東行耳其從中徑擬者亦兵部之意以爲下部具覆恐延時日也延鎮新帥亦佳但張帥至遼不知能展布否業深勸楊中丞凡事相成毋執舊意耳

答沐黔國

承教庄田事非不欲爲門下委曲但新經奉旨  
難以遽更如大疏一下則內而臺省外而撫按又  
羣起而爭該部亦必有言反于門下不便僕亦無  
奈何矣鄙意謂朝廷旣以全滇付門下以世鎮  
則滇卽門下之家也滇安則門下安此百世之利  
也惟門下熟圖之

答來希庵

前草草奉候茲承教諄切從枕上讀之恍如晤語  
矣但責第以毋去則鄙心終不以爲然古之奸邪

害人家國多是貪位戀官不肯割捨吾夫子所謂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若其飄然肯去之人則雖  
庸下如鄭五人亦不以爲罪何也且不能爲而使  
他人爲之于天下事固無損也大教以梁公汾陽  
爲言此固非第所敢望然梁公當武后時殺人如  
草菅戮唐子孫殆盡淫穢凶暴千古所無而梁公  
毫不能救正世徒以其復中宗爲功夫武氏死則  
天下自是歸唐卽無梁公武承嗣輩豈能晏然而  
有之乎五王之廢武氏去其死纔數月耳卽無五  
王而周之爲唐不過遲數月耳安在其爲梁公功

也彼武氏之弑君廢子志不過逞其淫欲所願既  
諧則母子之愛猶然在也梁公之復唐不過偶逢  
其會而其俯伏奔走于牝雞之朝怡然視其淫暴  
而甘爲之用豈非千古之大辱哉第以爲梁公所  
處還當以不仕武氏爲正也今日 聖主當陽神  
明仁恕我輩遭際卽漢唐宋盛時諸臣猶不敢望  
何論梁公第亦偶據其臆耳非以此論去就也惟  
是駑下之質自審甚明叨塵日久伎倆已窮今海  
內名賢碩德勝第萬倍者甚多徒以第在 主上  
遂未肯登進妨賢誤國獲罪滋深加以愁病相仍

精神消盡在苒浮沈必無生理此所以涕泣哀鳴  
欲乞此殘生于君父也至于收拾人才共濟時艱  
自是目前第一急務翁丈所言無不中窾第未去  
一日當服膺一日耳

答熊芝岡

伏枕中聞明龍兄奄然謝世痛哭欲絕獨骨肉  
知己從此無人而天柱忽摧地維遂折凡在宇宙  
間者皆成黯慘悠悠彼蒼何其無意于斯世一至  
此也門下方校閱勞苦聞此何以爲情念之念之  
南畿地廣才多增額爲宜但今海內無處不請說

者以爲增則俱增寢則俱寢若有增有否勢必大  
閔而忽然徧增天下之解額人又以爲不可甚難  
處也頃商之宗伯亦不敢任不知竟何如耳若江  
南北分卷之說則勢必不行蓋此端一開凡各省  
中少之處皆引以爲例其弊將安窮哉高明當自  
洞然不以爲靳

答劉撫臺

張帥留疏初上孫藍老卽使職方來言謂當擬催  
赴任不必下部亦不必留徒耽延時日有誤秋防  
耳不肖尚告以須下部爲妥而麻掌科之疏隨上  
度事必難行且恐爲張帥累故途徑擬耳及大疏  
再至則事業已成不可反也官秉忠在遼熊直指  
極力推轂故兵曹急欲用之而楊蒼曙又力阻故  
不得已移張于遼而以官代之此等事兵曹絕不  
相聞不肖毫無所豫臺下試問孫藍老則自知之  
也

答陳章閣

不肖自入此中了無伸眉之日至于今則進旣不  
可退又不能哀鳴雖切天聽杳然不意仕宦之  
窮一至此也又安有分毫可副知己之厚望哉時

欲作尺書伸候少展遡戀之衷而冗病相牽握管  
 屢罷疎節深矣以門下之才而困頓一官當必有  
 執其咎者記不肖在南中日人言梁中丞敘功之  
 疏出自大筆不肖謂人如門下豈肯為中丞役且  
 其辭理張皇舛謬亦夫非老手所為今讀明龍兄  
 書益了然矣貴同年張大理見過與譚及此渠亦  
 指天誓日明其不然則翁丈之心跡灼無可疑銓  
 部當為亟補即以常例拘亦願門下無靳此一行  
 耳

答陳楚石

曼承大教俱領悉漕庫船廠之蒙疑得臺下而白  
 諸言船廠者多是往事若近來則正支且竭安所  
 侵漁高主政且以此告去矣其苦可知船料銀在  
 工部似必欲均之戶部而戶部以軍餉匱乏無從  
 措置不知明歲漕船將安所取辦念之念之魯瑄  
 已死得免再差實地方之幸苟可周旋敢不竭力  
 今歲各處頗登而淮泗間乃為蝗水所苦信造物  
 之無全功也讀大疏深為惻然

答史蓮岳

數時不相聞頃得教為慰不肖在此困苦哀鳴言

言本于衷曲兩都羣公合辭連章責其勉出或者  
見告曰此事數十年所無也不肖何人足以當此  
但有慚愧而已士大夫之意皆謂上下相持事愈  
壅格不如一出猶有可望又值 聖壽屆期溫諭  
下及不得不強顏拜賀違背初心真自赧愧然計  
亦過此再杜門耳今大僚已稍補考選亦發擬則  
目前急事猶可稍寬當再遷延數時力請代者而  
後圖此如尊教也考選事初意卽發聞 上意以  
他事有所不懌故復停之今極力再請要于必下  
矣此時此官真是難做每值一事則肝腸欲碎人

生貴適志何苦如此是安得不日夜思歸哉詞林  
人才相次淪謝門下豈可復動歸念無益而自苦  
萬宜已之傳造之事皆出內中昨亦阻之大疏于  
事理甚明此固不得不爭者代事物論如此無可  
奈何不肖之爲罪愧當何如

答丁撫臺

琉球貢事曾于禮部覆疏中擬上而不下後又于  
兵部條陳倭事疏中擬上而又不下 聖意不可  
知度之殆有二端其一則以二百餘年恭順之邦  
一旦絕之非所以昭服遠之化一則以倭中貢物

既自遠來不必却還不然何以屢擬而屢寢也今  
雖未遽得旨要其處分之法亦不過如部覆所  
云操縱張弛俱在臺下耳販倭事藉臺下嚴禁亦  
稍斂戢聞省城有捕獲渠魁必當以新例痛繩者  
也第求去不得又復強顏非但以聖壽當賀溫  
諭難違亦以士大夫盡相責望謂不出則愈誤事  
耳今大僚已多補用考選亦已發擬稍寬目前再  
作計較要之鄙衷無日不思歸耳

答袁希我

臺下總藩以來清方慈愛之譽萬口如一信聞人  
之幸也琉球貢事已于部覆疏中擬受其常貢而  
卻其倭物諭其來使以後勿來直俟彼國平定然  
後再處蓋亦即兩臺疏中之意也乃留中不發不  
知聖意云何要之處分不過如是耳聞省城中  
有拿獲通倭人情罪甚真必當即置重典以警其  
餘不可縱也第半載杜門已夫歸計而聖壽屆  
期復蒙溫諭士大夫皆力勸一出庶幾可望轉移  
不得已復強顏奉命甚違夙心今諸事頗見舉行  
考選亦已發擬人情殊慰但厄塞艱難為日已久  
終亦未能盡反耳

答黃毅庵

泖河相逢不肖時欲返棹而去乃不能自堅而闖入愁山苦海中無計可脫豈獨功名富貴視爲贅龐卽孑然七尺亦真是長物悔之晚矣尚復何言門下行品領袖詞林而求多者不巳此必當時有一二人倡之而其後遂相傳襲牢不可破今日世界率是如此若糾拾所列盡爲無影之譚則人皆洞然不待辨也業有留用之擬而至今未下銓部亦曾屢催竟成寢閣俟新太宰到任後當再托其催請以完前局耳

答瞿孝廉

門下一代鴻儒千秋碩學其道德之醇著作之富真足以維世教而藻皇猷嚴穴棲遲弗究其用良足嘆也進覽諸書歌咏累朝之盛美鋪張聖主之威靈上媿風雅下助編摩廓然宏博之觀亦近代之曠見宜有明詔褒嘉以垂來許而穆清倦勤未皇乙覽遂使作者苦心不得自致得非居帷幄者之愧乎小集更辱名言增光何極第犬馬之齒五十加四傳者誤也叨濫如此勲庸弗建十畝桑間時形夢寐是安得與門下易地而處乎



答戴觀察

泰附維桑久欽令望崇躋巍豎生光鄉里何幸如  
之承教土夷事此中議論因向年發兵以攻鎮雄  
蜀人岌岌賴朱李二老揭爭而止故其後但言及  
用兵言及安堯臣便以爲多事而其罪張神武之  
挑釁爲尤深此黔說之所以伸也平心而論神武  
之生事喜功罪誠有之乃遽加之不赦之辟亦覺  
稍過門下之見是矣兵垣叅駁太峻蓋亦踵襲舊  
說而未詳察其事情樞府所覆似爲平允總之此  
事但得蚤完自省許多議論業擬 嚴旨促之矣

覆疏中不及門下故不便拈出事體自明于門下  
無所礙也

答董吏部

頃直指人行已附一函矣青山隱几滄海垂綸門  
下此際其樂何限亦嘗爲困鱗病翮一動念乎近  
來世道奔競已極講讓捨之風于今尤甚至有求  
而不得輒肆唾罵者卽賢者亦然何況不肖人心  
如此何怪乎 主上之益視官爵爲奇寶也販倭  
之禁吾鄉頗嚴近聞又逃而之浙浙與閩禍福共  
之者也將何計以杜之閩人惟士大夫之有遠慮

者言其當禁其餘則皆以禁為非是其說之所以  
易惑人者謂我以繪絮雜物而得倭之金錢利莫  
大焉且一與之絕倭必速來反以致害故當道亦  
狐疑于此難以堅決此乃吾閩人之自誤耳頃直  
指書來謂福興可禁泉漳不可禁尤篤論也

答來希庵

第求去不遂又復強出去就之際甚覺草草非萬  
無可奈何不肯自違其本心如此也第嘗謂今日  
之事譬如著棋當局者既非高手旁觀者亦無善  
著乃徒嘵嘵然責其不勝而不知其技之止于此  
耳非獨第也李九老竭五年之力以求去而尚不  
能得度其勢必至掛冠而出國門此外亦無計也  
天下事豈易言哉

答郭青螺

臺下西南之功足光燹鼎遲之七年而始下疇庸  
之典彤弓一朝師中三錫殊不如是乃其始斬而  
終沛則 聖主念勳樞臣表勩欲以褒既往勸將  
來不肖奉行而已何力之有過承溫諭惟有汗顏  
郡守逢人無所不罄其波及臺下不肖不憶云何  
然朝中無譚及者當共知其說之妄也

與李九老

三十年同官南北追隨朝夕聚話真人生骨肉中  
所不多得至于不肖一念仰止愛敬私心亦可質  
鬼神惟是年來無端風波不能排邊以此爲愧昨  
入閣中情緒荒亂觸景淒涼瞻望不及佇立以泣  
蓋謂此歟大駕已行而上猶發辭疏擬留不肖  
隨以揭進聞初間甚怒司禮不言後見揭亦遂釋  
然溫綸且下俱依所擬亦足以見老伯之精忠簡  
在帝心而主上之眷禮始終無替矣甚慰甚  
慰此須一謝疏當寄來此中書之薄贐引意萬乞  
麾存蓋于情于禮俱不可例拘况子弟輩頻承寵  
賜而不肖獨不得申一芹于遠別之際亦非君子  
之用心也小詩一軸聊寫鄙懷懸之旋馬之堂庶  
幾如對耳

答王太蒙

今歲科場改期真是異事其所以如此不知何故  
主上深居歲久聲響不聞雖太阿在握而耳目聰  
明安能盡不旁落而今之士大夫當利害則共扯  
閣臣于事中當權任則共推閣臣于事外閣臣空  
口空拳乃取天下事而悉加于其肩少有不得莫

非其罪嗟夫悲哉亦足哀也李九老常告弟謂近世君子除却建言別無人品而其為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雖有激情亦近似以如是之情形如是之苦楚自非極貪戀不肖之鄙夫誰肯忍心腐腸以居此地頃者九老徑行隨奉溫綸黃扉今日有此故事弟可恃以無恐矣十畝桑田何處不適韓王之業自有名賢弟且于翁文望之朝中二三大老真是同心毫無徧黨閣部和衷近來罕見顧亦相與苦小羣之難渙耳

答陳楚石

頃以有所感冒進鄙言自愧無當乃辱臺下許可謂與尊意有合具見大君子無徧無黨之盛心矣夫人才有短有長人之意見有同有異從古皆然今之君子拾人之短則盡棄其長喜人之同則深排其異其甚者又且以此人而併及他人以此事而併及他事落井墜淵惟恐不極此在賢者亦往往如此天下安得不多事也臺下盛德高標士紳共服旦夕當入典六曹提衡羣品世道轉移方有厚望若不肖伎倆已窮罪愆方集頃者語言稍激亦是計出無聊仰承大教感戢何如顧世事終難

歸心日動黃扉掛冠業有近例窮困之中猶恃此以無恐耳恃在知愛敢布腹心

答李九老

晉秩之恩在鄙意謂可毋辭然以老伯生平之自處則此辭亦不可少如溫綸再渙斯可以受矣前旨下後上又發辭朝大疏命中貴至閣傳示不宜急去之意不肖謂候已五年何得言急聖恩寬大自能包容隨亦得旨雖于原擬稍更然語意平和抑亦事體當如是乎

答劉總河

河上用人全賴激勸不肖見近來議論河事者率太溪刻罰則惟恐其不重賞則惟恐其不輕如此則今當事者何以鼓舞羣下而使之用命夫防河難于防邊今邊功厚而河功薄邊臣敘遷甚速河臣拮据數歲而不得一轉此事體之不平者也不肖時懷此念而身無事權空言無益徒有慨嘆而已

答蔡念質

年譜序偶憶鄙見乃過承獎借豈于高明胸次偶有暗合而遂見賞之甚耶世界種種盡是空花非

但富貴浮雲卽蓋世功名亦只是如此而今之君子一官半職抵死力爭獨不思百年瞬息無身之日一切便宜歸著何處不肖素不知學問但于此處見之頗透今在風波震撼中亦只是安排一不做官心腸一毫無所留戀故稍能自立卽主上亦知不肖之欲去情真而常恐其掛冠徑行也主恩深重一時未能割絕然人情世態紛紜已極此地終不可久居少須之竟當決此念耳

答趙吉亭

不肖待罪多年愆戾實多至于維持調護言官一

念則天地鬼神知之 聖主知之卽中官亦知之而士大夫不盡知也蹂踐之酷古今未見茲言也亦何不指其人以實之乎總之不肖受病是人疑其左袒東林不能相安但得不肖一去則羣疑自解世道自安卽如東林諸君亦何苦以一身之出處釀成天下之大釁謂宜安意林泉永斷出山之想一言一事勿復干涉其是非邪正則聽他日之自定亦便計也士大夫黨禍不休鄙意亦只以讓爲主譬如兩人鬪毆必有一人歇手方得開交若鬪而不已則大者亾小者傷矣傷亾猶可國家何

負于士大夫而坐受其禍乎不肖得去亦讓之一端也 慈節已屆不敢不一出勉挨殘冬候開歲再請若更有重劾卽掛冠行矣老先生爲百僚表率其關係更重于不肖昨承 溫旨理宜卽出且此 旨在病疏之後則亦不必再須後命乃尊意如此蚤亦遣人告之司禮而司禮謂前疏難覓須再上一疏不肖甚以爲可也老先生若爲世道計萬宜卽出則諸公皆出不然又皆觀望而不肯出不肖卽強之亦不聽也正欲以此奉懇而尊教適及敢附陳之

答丁撫臺

頻承台諭所爲海邦計者至爲懇切不肖與八郡氓黎當共戴明德也繕兵理餉製器造船此外更有何策要在奉行得實則事可整頓顧亦未易譚耳琉球貢事得大疏催請第恐若再下部又致耽延故卽擬允行而附一揭懇言之始得請矣閩人多言倭之志在于通市不在入寇據其情理似亦近之然通市是決不可行之說誰敢任此今所慮者彼旣吞琉球漸而據雞籠淡水去我愈近驅之則不能防之則難備是剝膚之災而將何策以處

此也鄙郡兵使呂君第門下士幹力敢任亦可佐一籌乎

答許少薇

蚤承教甚慰福府庄田事項有旨田必四萬頃租銀必十二萬此雖難從然旨中亦有查各廢府遺地各照潞王見行事例之說今但儘各省廢地盡清以與王至于民田則必不可奪且細查潞王租銀實數詳開奏聞據此爲准縮則不敢多則不能上亦當無辭以難也臺下晤李桂老可告之潞王之國在三月十九日而今日徐掌科有疏

乃云在十一月失考甚矣此時此等疏不必上直到春首各衙門合疏以日期爲請而不肖助之當必允行臺下晤各道長可告之又當時之國事務一一請旨今度其可徑行者只行題知如用船五百隻之類皆不必候旨船已集矣事務已完矣欲不行得乎臺下晤諸老亦可告之上曾遣人至閣中許以明春舉行今但堅持之當必不爽然此語且勿傳也惟是中外爲此騷擾靡敝財力俱竭無奈何耳

答涂制臺



承教云云弟殊未之聞也奸徒流言當必有之然此中既無說則不必先發以開紛紜之端蚤見大司馬第尚不敢明言但問以封事當云何司馬云當緩之勿急緩之自來急之則愈多事且失中國之體矣此其言甚是翁文第堅持此意可也若未亮者有言則徐爲說明亦未晚耳

答高東溟

承教諄諄洞悉不肖所處之苦如見肝膈感何可言上之待閣臣優以禮貌而不盡行其言二十餘年于此矣此其原蓋起于江陵盡操朝廷之權

而主上反爲所劫制故懲之太過惟恐威福之下移至于今日則性癖成矣其猶優閣臣以虛禮者則知此官之不可無而以此羈縻之也然每有苦請問亦允行如今歲考選之下與福藩之國之將有期皆甚割其情之所難以爲轉圜之聽惟是事無大小率皆停閣率皆揭請故上常見爲有所聽從而天下事終成壅格也又言路諸君議論實煩人人共厭何況主上前此機括稍通而今復窒者亦坐此故蓋其過不獨在君父矣上下如此乃欲望其有不言言則必行安可冀哉

與鮑祠部

楊都尉賢者也僕甚敬之舊歲曾遇之途次而不  
 避隸人甚為發憤昨日又遇之長安街徑傳呼直  
 過甚非事體在都尉僕不敢較然恐大家效尤則  
 閣臣之體面掃地矣向孫太宰與新建公力爭此  
 事至形之章疏然太宰再起而遇僕未嘗不引避  
 蓋悔其前非矣今都尉豈可復為之也如必以圍  
 轎下帷為辭則今大小官無不乘轎皆可以直過  
 矣僕與都尉素相慕欲成之以禮故敢奉聞煩門  
 下便問告之

又

昨事本不欲言以下人嘈嘈謂僕壞閣中舊規告  
 之兩房官兩房亦以為非宜故不得已以告門下  
 說明即罷無他意也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  
 言不知今之禮節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  
 會典所言槩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  
 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  
 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  
 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  
 並未見有途遇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

獨楊君不避耶僕生平絕不與人爭禮節楊君又相知何必計較但以事關衆人漸不可長恐後來者以此見尤又詢之閣中諸老長班皆云並無此事故敢聞之楊君若從來皆是如此而僕獨有言則其失又在僕矣尚當再考之總之彼此坦然無所芥蒂也

答熊芝岡

門下督學三吳以嚴而成其寬士習大變向有後言者今皆帖服可見矯世革俗之事非有大擔當力量者不能爲而要亦無不可爲也荆直指以杯蛇弓影之疑輕去其官一何草率然其意十九在于桐城頃復有疏來專言桐城事要之無甚干涉此君自多此舉耳惜之惜之門下自信其心人亦無不信之何用以此求去也

答石楚陽

獻歲新禧束于禁例未能趨候爲歉近見太宰選君皆頌明德且當內轉海邦不能再借矣敝郡周節推聞有議之者此君固賢者也如其不免則不肖罪何所逃惟老公祖與袁老公祖力扶之爲懇

答劉撫臺

不佞叨濫南北所與周旋士大夫清貞粹白實心  
實品無如門下開府畿南竊謂分陝之業庶幾見  
之乃賢郎稚年識淺偶作此事雖于法有礙然原  
其情亦不足深責也今士大夫子弟借符乘傳者  
無數人皆不以為異而賢郎乃以數騎取罪亦太  
苛矣門下以此求去自是謙抑之懷顧其如中外  
倚重何願安心視事毋決遁思鄙意欲告銓部以  
一疏題留而計事匆匆未及晤太宰無從致之俟  
事竣當為言也

答李泰階

今歲計事僕毫不與聞至于門下之處尤夢想所  
不到昨問在事者云以代議之故題目既大不敢  
主持且恐今日不處後來說話愈多耳若以為附  
和李九老殊無此說也此事當時原有兩種議論  
大疏亦何可深非乃以此為賢者罪則求多者之  
過矣今業已然矣將奈何宏才厚抱自當遠到亦  
非此所能阻也

答涂制臺

六曹事務與閣臣杳不相聞昨見大揭始知該垣  
之有抄叅也今人視封事太重持論太輕不知塞

下之安危全不係于虜封之成否所以封虜者亦以故事如此彼既來請不可斬之耳其遲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兒索果但當與果食與不食不必強也夫所謂辱國者或我使至虜庭虜偃蹇不受如宋人之於元昊近日之於倭夷乃為辱耳今齎勅者不過冗雜小臣不足以當命使勅留塞下來領則予不領則勿予於我之體面毫無所傷奈何以虜之領不領為我之重輕不幾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乎若欲將勅收回俟其來領又再與之則忽出忽入其輕愈甚恩已斬而復施汗既

反而復渙豈成事體此殆持議者不審之過也第書生也不諳塞事但據其所見始終謂封事不必譚俟其自來聽其自至間騰文告謂朝廷念其先世恭順不絕其封勅書已具如其遲延不領責當在虜我無預焉如藉此要挾必不汝聽我中國何利于封虜而急急為此也今日處此事似只當如此自是省事彼廢弁何所售其謀遊客何所鼓其舌哉若虜渝盟犯順邊備不戒則封疆之臣當任其責又不待廟廊之過計矣向時掣任事之肘多在于大臣今不在大臣矣又凡事皆然不獨

此事第之所以夫欲去也

答李九老

自來寫南歸不肖之孤苦愈甚枚卜事上本有  
行意而言路紛歟益生疑厭垂發而復中止羈臣  
坐此進退俱窮天之杌我自嘆自傷而已頃得林  
楚石書謂老伯之歸不肖望之當如登仙信哉言  
也何日得為劉安之雞犬乎要之決不出今歲耳  
大疏已擬上而復留中曾具一揭請之而亦不報  
也度上意似恐加恩于已去且復効尤于將來  
故爾遲回臣禮已盡他可聽之矣

答吳按院

虜封事言者如刺蜚鄙意終以為宜緩而不宜急  
急則邊臣無所措手而其弊不可言矣曾與大司  
馬極論之大司馬以為然又與兵垣一二公言之  
亦無以難也大疏洞徹事情言言中窾足以破盈  
庭之議此大有關係文字僕讀之擊節嘆賞如  
發擬當徑施行耳

答陸納言

考選下後議論紛紛爭以搏擊為風力大僚幾無  
得免不意併及臺下真是異事陳道長乃舍親也

蔡元經草 卷之三十一 三百五  
突有此舉甚爲駭訝詢之則云有投單于彼者想  
臺下在江右有不相能之人造此中傷而陳道長  
遂失于輕聽耳公論自明計銓部自當爲國留賢  
不必介意也

答薛青螺

不肖頃迫于上命冒昧而供非分之役自知必  
致人言其不能堅辭則誠罪也其以爲有所安排  
布置以植私門桃李則明有君父幽有鬼神安  
可欺乎出闈時卽奉溫諭仰感知已之愛曷可言  
宣屬病憊之極未及具謝茲因錄成敢以呈正併

布其私文章之詭極矣故錄文意主平易三十年  
老頭巾口語只是如此宗工讀之當一哂也潘道  
長所譚楚事亮不爲臺下發此事曲折天下人無  
不知彼豈憤憤至此耶當宁倚臺下如長城何  
可言去幸勿動此念

答謝工部

行後再承教知門下之見念深也河事拮据願言  
努力僕春闈之役大出意外微但人駭之卽僕亦  
駭之也微但人以爲言卽僕亦自知其當言也顧  
辭已再矣上且令中貴斷其來章一時失計恐

誤大典僕之罪也雖然國家公事也僕不敢以此  
爲君上恩卽主上亦鑒于近事之紛紜而倚  
僕爲重耳未必以此示私恩也僕何爲不可去乎  
爲今之計付托有人而去其上也如見攻者急得  
以有辭于主上而去其次也此二策者必得一  
焉安平河干與門下痛飲會當有日耳荆熊二直  
指之爭平心而論則荆當貶官熊當解任勘疏之  
上僕曾力阻總憲而不見聽也梅氏之事學使固  
無心矣然批駁文移當就事論事耳何爲而媿媿  
于他事乎彼當日之所稱烈婦者或稍溢美然果

可與今日之淫婦而例論乎是亦學使之稍失于  
檢點也但以爲殺人媚人則謬耳年來士大夫分  
爭無全是亦無全非所以難處况僕無進人退人  
之權卽欲分別是非亦何所用其分別今將去矣  
留此好事以待後人爲之亦何必功之出于已乎  
試錄一冊多病困囁語附正不盡

答張山是

郭僉憲之不宜于遼久已聞之門下此疏殆不可  
已也遼左敝極頃大虜入犯拒堵而去地方無所  
損傷亦足見宏猷之所運用矣熊芝岡事牽纏不



卷之三十一  
三百二十七  
已終致多事近得貴鄉楊直指書言芝岡之賢不  
宜以此爲累亦云力攻總憲者之非此爲得其平  
矣顧其如彼此之爭勝何也

答熊芝岡

總憲之請勘僕當時曾力阻之而總憲謂言者不  
已不如此不足以了事且其見告時則疏已書完  
勢不中輟遂致今日之紛紜也豈不惜哉然旣勘  
矣則自有公論必不容掩於門下何傷似又無庸  
于過爭也士大夫門戶不破所可憂者不徒在一  
二人矣

答吳納言

今日見南臺復攻許少老爲鬱悶無聊食不能下  
數年在此惟此老極相周旋有休戚相同之意而  
士大夫水火參商亦賴此老調停維護其間不至  
決裂奈何掇拾瑣屑無影之事以相加也可嘆可  
嘆望臺下一慰之

答張山是

遼事孔亟非門下不能支持然亦憂憂乎難矣虜  
大人而諸將奮勇拒堵封疆無恙所保全已多樞  
府論功自當從厚也奴夷事向於王制府處見高

兵憲奏記以為孝子順孫毫無足慮乃今復狂逞若是何不起高君而再用之哉大疏下部覆請當如尊意不肖畫諾而已

答許少薇

昨見大疏又奉 溫綸兼以 聖諭 主上之所  
以留臺下者至矣盡矣是安能恣然為決絕計乎  
即近日晤諸大夫無一不欲挽留臺下者幸毋以  
一人之狂言而廢通國之公論也若不肖之決去  
自不因人言蓋自度時勢萬不可為力量萬不能  
為即如福藩一事不肖之所以推心苦口而力爭

于 上者亦可謂無隱忠矣而言者連章謂其隻  
語不出力能得之 皇上而不為然則不肖之無  
以副天下之望必矣此而不去將何待也

答沈比部

庄田 旨下僕之所以不急言者蓋有兩端其一  
謂前辭已竭無可復言且如此言而不動則必不  
可以空言爭當稍徐之再作別計其一謂此事在  
外廷則當顯爭在閣臣只當密言若閣臣而同外  
臣之爭則 皇上愈嫌其沽名非惟無益于事而  
反害之故寧受不言之罪欲庶幾 聖心之一悟

又最有一段深衷而不敢以告人者聞前者僕日  
詣文華門叩首時上已有補閣臣之意而仍復  
中輟竊恐其以之國田土事有所芥蒂故併此不  
行僕今若再苦爭此事則推補愈為無期而僕之  
去國愈不可望矣故欲隱忍數時了此事而後及  
彼事難易先後之間理自如此今士大夫既相責  
之急僕又何惜一言以解諸君之疑乎疏草昨已  
具今當騰上僕意本不謂一疏以塞天下之口便  
了吾事顧人情如此只得聽之

答許少薇

臺下求去情景迫真何待設誓但主上眷留如

此勤篤必不可負而不肖私心實以國家無人一  
旦有事誰可告語故欲力挽行轍以庶幾有備無  
患之圖非為知交之私情也且不肖方求去不得  
而欲代人求去此何異垂死病夫而為人謀醫藥  
之事乎亦理勢之必不能矣

答羅柱宇

南中議論向來不齊人各有見自當聽之其侵及  
于第亦是常情第久有去志藉此而發非因此而  
有介于衷也大臣之道既有人言亦自當去不然

則爲耐彈之棉花矣於事未必有濟而徒自喪其廉耻少知自好者亦不爲也許少薇堅欲求去留之不聽朝端若失此人亦甚可惜第近有概于衷漫具一疏丈必從邸報見之可謂迂戇之譚矣福藩庄田事大招物論第爭之不遺餘力 上意終未釋將奈之何然其勢明春必須行也

答張山是

遼事之艱難卽微尊教固已知之苟可爲門下助敢不悉力惟是今日帑藏空虛無從措手欲如往年援朝鮮之故事而司農已告窮訴苦之不暇矣

將何以處之門下一時必不得息肩徒言無益只是做得一分且盡一分力量成敗利鈍不能逆觀古人有是言矣江浙亾命峻虜毒邊此從來夙弊不知有何法可以制之開原道乖張如此得調爲幸封疆用人信是未易可嘆可嘆不肖被言無已終須決去何敢深論天下事哉

答王太蒙

春闈之役第知其必招人言而辭之不得其途勉強供事則第罪也然第七載茲地愆戾實多卽微茲役能自免乎能晏然而不求去乎頃見大僚梘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杌者多不勝廟堂將空之慮故因孫許二老求去  
冒進一言而譚者復以此見罪矣譬彼舟流莫知  
所屆殆今日謂耶李璫暴橫日久大疏足褫其魄  
惜天聽未能遽回耳

### 答鄭國戚

今日中外人情皆以福藩之國爲望因而責及于  
門下又責及于不佞且深罪不佞之不言章疏紛  
紛日甚一日其責及不佞者以爲不佞之力能得  
之 皇上責及門下者以爲門下之力能得之  
皇貴妃蓋如房工部所以奉告之意也其言雖不

相亮然國家大典委當舉行非但縉紳卽士庶議  
論亦是如此此事不了則不佞與門下之蒙疑蒙  
議終不可解只得受之而已承教及大揭甚爲洞  
然此不佞所深信者然願門下有便亦相爲贊成  
完此美事使 福王得蚤建維城之基而朝端上  
下皆相安于無言門下之名亦當垂之于後世矣  
敬此奉復惟亮之

### 與王霽宇

昨見趙古老復以湯道長疏語侵及具疏求去其  
意甚决道長語言不善殊亦難堪但今日言路于

大僚無所不侵及若人人以此決去則廟堂遂空而朝廷所以倚仗大臣之意盡孤負矣今日事體惟閣臣不可為至于各部尚可展布當仰念君恩少相濡忍毋以爭激之譚便成決裂此亦不肖惓惓為國之一念也即輿論亦是如此煩臺下晤吉老力勸之

答許少薇

臺下再奉 溫綸實出 聖意言者妄有揣摩已令臺下受枉乃今復謂不肖以此困頓臺下欲逐故留則其說愈新愈奇愈可駭愕不得不稍稍一

白中間不敢深言相知之情交遊之素蓋恐重累臺下也以吾兩人之分誼而猶不免于悠悠之疑亦何怪于頃者狂悖之徒造妖言以驚眾哉嘆之嘆之二揭奉覽事體相關不敢不以聞

自答楊修齡

自荆熊構爭門下持論甚平昨疏中所言調停之說在宋人則為促齡之藥在今日則為續命之膏此至論也乃孫掌科又復有言則成心之終不化耳願門下姑置之勿與辨今日之事有如絞繩必有一股先斷方得開解是非自有公論僕之所望

于賢者意更篤也

答官掌科

總憲疏中有是非予奪之說故  
 旨中亦就其辭而答之以存大臣之體此不佞所擬絕未嘗慮及有礙門下其在  
 聖明更無成心可知也門下以此自疑則不佞之罪也今大僚無多而太宰總憲尤其要者不佞力勸二老勉一出協力斡旋以消朋比之風豈復于言官有所芥蒂若如大揭所云借別故以處門下則不佞敢力保其無是事也今士大夫多以語言生疑構爭不已貴鄉多君子門下尤賢者也願勿作此見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一終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一目錄

答曹計部

答王太蒙

答韓辟哉

答陳楚石

答熊芝岡

答孫總憲

答吳納言

答瞿星卿

答毛按院

答楊通州

答周寅所

答吳二泉

答呂繹軒

答薛青螺

答趙吉亭

答王太蒙

答汪邑侯

答丁撫臺



答薛青螺

答陳四游

答翁完虛

答汪雲陽

答韓求仲

答翟按院

與許少薇

答申玄渚

答竇淮南

答袁撫臺

答王太蒙

答吳本如

答薛青螺

答沈蛟老

答沈太若

答謝武林

答薛青螺

答徐鏡源

答吳督學

答錢按院

答許少薇

答郭撫臺

答張山是

答陳楚石

答南玄象

答丁禹門

答李心湖

答梁撫臺

答陳楚石

答袁撫臺

答鄭玄岳

答王玄亭

答徐按院

答李旭山

答林楚石

答袁撫臺

答黃儀庭

與袁撫臺

答鄭公祖

賀申瑤老

賀沈龍老

答沈蛟老

答石撫臺

與沈撫臺

答林敷

答沈撫臺

答新野

答李吹山

答

答王文

答

答袁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答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曹計部

時事喧呶誠如來諭顧主上既槩束高閣即使發下而該衙門堂上官亦不能自主即近事可見也太宰總憲與僕皆投合而二老意見亦微有不

同諸分門割戶之徒各有附麗兩為所累僕將奈

何今人情所急者惟福藩枚卜二事僕請之權

心嘔血主上亦神明獨斷福藩之國似的在

明春枚卜旦夕亦且舉行此二事得了則僕之前  
件稍明意欲再懇主上將林下賢者漸次錄用  
僕便掛冠出門無所憾矣頃者求去誓不復出乃  
聖意勤倦不能遽割復爾強顏以需代者甚愧違  
其初心也

答王太蒙

往日之爭在于大事今日多是小事往日之爭在  
于小臣今日之爭牽及大臣譚者輒責大臣以不  
爲主張是非無別而不知大臣亦在其口吻中一  
不當則羣起而攻之何從爲之主張爲之分別也

答韓辟哉

門下留滯遐方今得量移殊用爲慰初間欲擬廣  
東僕言其太遠故改于敝鄉亦選君之力也貴同  
年如鄭玄岳呂益軒皆大賢同在地方足以共濟  
但皆與僕有一日之雅嫌疑當避萬勿與寒舍往  
來致生議論已告戒小兒令片刺勿相通矣卽僕  
旦夕入里亦不敢煩存念也

答陳楚石

楚宗事人言紛紛以爲當釋且以此相責望臺下  
又請之懇切如此至云齋戒一月而後發疏不肖

敢不仰體無可藉手故于薛青螺疏中帶出使該部得因此爲楚宗請其意不過如是而已絕無深求之念也今聞向時在事者疑不肖欲翻前案則大寃矣尊教所云甚當亦曾告之宗伯此外不肖毫不敢與聞且旦暮歸山之人何爲惹此是非乎

答熊芝岡

總憲行勘一事自是其失僕力阻之而不聽其後諸君欲攻去總憲則僕又以爲非蓋恐如此亦不便于門下也今總憲行矣百喙俱解矣僕旦夕決去諸事皆不敢言亦不當言矣門下用世之才會當有展設處毋自阻也明龍兄 卹典無所不備至併得蔭子則更是破格之恩僕與此兄生死交情盡于此矣

答孫總憲

極知臺下之苦也而不肖之苦甚于臺下且今日事勢臺下卽未出城亦不敢留也况已出城哉前大疏發擬 傳諭慰留不肖繳還不擬而附以一揭言不宜留臺下之意其 溫旨則出 聖裁不肖無豫也茲疏若發自當擬允耳

答吳納言

別後不肖亦頻掛彈章罪愆彌著自分此生必無  
再入黃扉之理業已決計追孫許之後塵而代者  
無人尚恐死以請旦夕此事且行則上東門外飄  
然長往矣數年在此所以勉竭心力維護善類者  
自信無所不盡而上苦穆清之扞格下苦羣喙  
之披猖遂使空谷之白駒不返而止棘之蒼蠅爭  
鳴不肖之罪百口何辭乃頃者相知貽書責不肖  
阻厄林下加以詬聲嗟夫不肖卽顛倒昏迷何至  
此哉一腔心事臺下洞然以椎轂爲下石以熱腸  
爲惡念不意天壤之內有此奇冤願臺下逢諸君  
子一白此衷卽死且不朽不肖旦暮去國之人猶  
嗟嗟及此自是淺衷然以長者夙知不能自己且  
不欲蒙此嫉妬之名以沒世也

答瞿星卿

劉銳事楚中縉紳極力爲之稱枉而歸怨于中丞  
公會合諸臺省來見乞一言于中丞不佞亦與之  
而中丞報書殊不如諸臺省之所言也然楚人執  
法于吳盡以爲是乃吳人執法于楚獨以爲非乎  
此不足爲門下累願安意之官兩臺度亦不肯代  
題勿強之也

答毛按院

沐鎮庄田不肖爭之不遺餘力故于承襲事不能復格而滇中人情亦多以予其孫爲便惟是不勘而襲則大乖法紀宜門下之有言也但事已如此難于反汗鄙意以爲當勒其祖歸南以省兩鎮之擾而嚴諭其孫力改前失安靜地方毋仍覆轍則于事體稍妥而兩臺之體面亦無傷矣

答楊通州

承教所以爲不肖謀者真忠告也但在國家大計則之國爲急在目前人情則枚卜爲急而閣中無人票擬無屬卽去而人將以此爲罪故鄙意欲先請推補俟推補有人而後再請之國如其不行而去則彼此俱盡矣但今枚卜尚不可得無暇再及其他爲此焦燥欲死矣

答周寅所

第久欲去此而羈留淹頓以至今日其至于敗壞顛覆亦理勢之所必然今惟恐死以俟代者而已明龍雲嶠溘然其逝以第觀之未必非福明龍不可知雲嶠則聞有草彈章而待之者二君不登台鼎卒完其身名其所得固已多矣卽使不死未必

能有為也今物望皆歸中涵兄弟亦延頸以俟拭目以觀天之所開以佑社稷或未可以尋常之見度乎文敏師蔭事于今請之似覺太遲然近來銓部于此途頗寬或有可望顧事尚未諧而爭端已起亦自可笑尊諭之所為當歸嫡長者是也

答吳二泉

承教皆經世訐謨救時急務敢不祇承但國家大計業已屢次條陳未見施行非第緘口而不言也會集六部九卿科道之說則稍難行非但越俎生嫌彼且以為目前緊急數事尚不能得暇講求况

其他乎第以為今日政事如講學一般學未嘗不明但躬行之難政事未嘗不通曉但壅塞為苦夫子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不議人而議政終無益耳第病苦餘生旦暮去國今所急者惟枚卜與福藩之國二事蓋治標之意了此便入山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可也

答呂繹軒

門下為地方綢繆消弭竭盡心力僕為桑梓戴德非有私也陳赤石以親老堅于高臥而悠悠者復謂其門戶中人求多不已難以強之玄岳遣人來

此上疏已力阻之再三促其赴任此際當可行矣  
 僕於秋間即欲掛冠出門乃譚者以為綸扉無人  
 難以弛擔又福藩尚未之國人情危疑之極責僕  
 不當委之而去故遲留至今今幸閣臣已補而之  
 國事 聖意亦斷在必行則僕之責可以稍塞進  
 退綽然矣 主上如天如地其所以待僕者難以  
 名言頃聞僕遣家先歸苦苦挽留真有家人父子  
 之恩僕不得已且延此殘冬俟至明春福藩行後  
 即浩然長往也

答薛青螺

承教奴酋質子事具見臺下恩威之所化服真偽  
 不可知然遼左或可假此以暫息肩也在鄙意則  
 以為質子不必受當告以既恭順如此何必用質  
 如其真也固足以結其心萬一偽也亦不至墮其  
 計此在樞府必有定畫不肖以困病委頓未及與  
 商耳事關封疆奏聞為妥

答趙吉亭

日來國家政務稍有次第假使羣臣輯睦以事吾  
 君天下事尚可為也乃動因小事輒起紛呶致老  
 先生不安其位真世運之厄 聖眷甚隆安可辜



負鄙意以爲不必辭不必行若使爲叩關之舉則事體愈致決裂非不肖之所敢知矣連日爲此苦悶承教以情對

答王太蒙

承教惓惓具感至念主上真是聖明使羣臣輯睦以事之天下事決在可爲而今日紛紜至此自當有任其過者福藩之國是宗社第一大計主上第一難割者今亦必行矣閣臣已補而中涵丈在此可卽受事於弟更便弟平生無他長推賢讓能實是素心今得中涵丈爲代弟所不能爲者

中涵丈當能之此卽第區區報國之一念也惟是中丞太宰相繼去國不能挽留大可嘆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若再不悔禍殄瘁之憂在旦夕矣

答汪邑侯

下邑近來奸徒斂手倭販潛蹤皆臺下精明振刷之力至于清風濺澤洽于民心傳于萬口則尤不待言矣條議數款皆邑中大利害深得肯綮屯糧但嚴追得業之人自無逋者若責軍取贖恐終難行軍旣贖回不過數年又必復賣也復營之說真敝邑保障至計未知當道肯允否民糧拖欠多由

于吏書作弊歇家堯攬聞父母于糧數極爲清楚  
吏書不能高下其手歇家想亦知警至于頑民拖  
欠決當盡法追比國計軍儲安能姑息今考成之  
令至嚴苟不如數必不得考滿卽不肖無奈何也  
寒家亦多逋負其實力皆能完只是靠官府不敢  
追呼遂爾延挨今當嚴行拘拿監禁責治勿少容  
縱彼見寒家如此孰敢不完此真切之譚萬勿拘  
礙體面而坐受其累也

答丁撫臺

頃得敝鄉親友書皆云不當使臺下去閩第甚愧

其言惜太宰當時之堅執也然在地方則以留臺  
下爲福在臺下則暫歸而旋起亦未爲失蓋世路  
人情落小偏宜便有說話不如喫虧者之爲人稱  
寃道屈煞有後著耳臺下恬尚達觀豈復計較于  
此第之所言猶是俗見聊陳之以佐一噓世路日  
危遂使三老連翩去國可謂異事第本擬先三老  
行而譚者以枚卜之國二事相責望今枚卜舉矣  
之國斷在明春無疑第責稍塞春明門外是第脫  
湯火離風波之一條大路如尚及臺下之在閩而  
一望清光盡所欲言何幸如之

答薛青螺

奴會方納質而遽弄兵乃知臺下之見遠而慮深也樞府謂當急援北關也擬上矣此會納質之意似在阻我之援兵可謂甚狡聞北關力亦足敵得我爲聲援會亮未能遽得志也綸扉有人福藩之國亦斷在明春無疑不肖進退自此綽然惟是大小臣工相繼去國不成景象以此耿耿無奈何耳

答陳四游

孫掌科責僕不爲代辨僕見元掌科疏所云涕泣

求救與移書救解之說固不知其爲僕而發也年例三君如魏道長至今尚不知其作何面目孫王則以爭科場事曾與山東劉道長同來一見此外若有蹤跡及僕之門有片刺隻字往來則彼此皆當滅門絕戶非但得罪于縉紳也僕七載在此每逢年例絕未嘗開口向吏部短長一人吏部如孫趙二老皆未嘗見告今歲以趙吉老不欲都察院與聞上疏力爭貽書責以票擬事體干連故遂譚及然亦只勸其公平處分與不宜多人而已並未嘗及欲用何人又何從而爲此三君救解乎所答

吉老書俱在今錄以奉覽此外無隻字也若有則吉老不可出以示人乎上疏之日僕偶往候吉老于榻前已辭去矣而吉老云有一事奉告因言年例事于孫魏則云叅論之舛錯于王則云坐城三月受贓數萬僕云御史坐城三月受贓數萬輦轂之下必且喧傳生實未聞願公更訪之毋枉人也吉老云具有單在若辨則當上聞僕遂別去至閣中則疏上矣事之顛末不過如此而謂之涕泣求解如求解于他人則僕不知若在僕則冤甚矣近來口語日多有言則有辨有辨則又有言此在庶

僚尚且不可僕大臣也奈何尤而效之因問及不敢不以對

與翁完虛

昨從邸報中見孫掌科一揭謂元掌科疏中言其涕泣求救罪僕不為昭雪僕不知元掌科所指何人何從昭雪年例三君如魏道長僕至今不識其面目孫掌科王道長曾以爭科場事同山東劉道長來一相見此外若曾有足跡及僕之門曾有片刺隻字相通僕請入無間地獄萬劫不得出矣僕七年在此于年例事絕無干涉今秋以太宰力爭

不欲都察院與聞移書責僕擬旨故稍稍譚及僕但告以從公推轉後聞欲用二科四道僕勸其照舊而已三君之托僕救援實無是事近來爭辨是非煩瑣已極或疏或揭日日抄傳僕不欲尤而效之而掌科怨憤如此故敢一白之門下亦與六垣諸公共見之也

答汪雲陽

白曾窺邊意在要挾臺下制馭之方悉中肯綮而最得力處在于不徇其請犬羊無厭今日要挾而得他日之患不可言也然非臺下真心為國不顧利害誰肯如此在他人則苟目前無事便可塞責皇恤其他哉

答韓求仲

夏間承教欲有以復門下而竟無人來領甚耿耿然也諸君之求多于門下僕實力阻之而不見聽門下委咎于令親恐未必然當時諸君來言此事僕即告之云韓君與其姻家有嫌諸君為此累其姻家矣諸君應云安能照管到此今門下尚無恙而令親之累極矣向僕勸門下勿聽令親之言亦勿露其言竟忠告也兒女至親僕常勸令親勿用此

介介敢復效之于門下僕之處心天日可鑒惟門下亮之

答翟按院

遼左危困之秋得繡斧按臨將吏民夷皆當戢服矣內中之議論與邊疆之機宜多相錯迕誠如來諭要身任其事者必自有酌見是在高賢虛衷而力持之僕苟可仰贊敢不悉力惟是罪戾多端旦夕且去無以效其區區耳北關事竟是何如幸教之

林書與許少薇

郊關一別幾欲掩淚許大長安更無一人促膝譚心倒盡胸臆矣時事决裂玄黃俱傷每念臺下若在必不至此人實為之天何尤焉今天下有兩大事人情所盼望者為福王之國與不肖去國皆苦于聖意之遲留之國事殊有八九可望若得不肖再出春明則天下平平無事矣徼天之幸綸扉有人此是孤臣弛擔之日白骨再肉之秋臺下聞之必為瀝酒相賀顧山川阻隔晤語無期追憶年來把臂時事寧能不心折也

答申玄渚

文書與續直

元老在家八十 存問此清朝盛事微丈命之第  
固將有請也春首業與中涵丈言此意矣頃者國  
有大故尚須稍寬其在春夏間乎第叨濫日久罪  
戾如山歲裏已决行計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所  
能辦也不及爲人自爲之如必待功成名立而後  
去則終無去日矣所苦者 主上繫維孤臣未有  
放意不知作何决裂乃得脫身耳老師神明健王  
福履亨嘉第過吳門日當上萬年之觴少伸門墻  
之誼幸閹者之母拒也今國事雖多然其最急莫  
過于軍儲之匱乏第日夜憂之計無所出然居恒

私念亦以爲漕運一事不大有變通終受其弊翁  
丈高見妙畫先獲我心然尚不知其經略處置之  
詳旣草有大疏幸卽寄示第雖旦暮去國猶得以  
告後之君子爲國家建此無窮之利不世之功也

答竇淮南

恭惟臺下淮海精英扶輿間氣清心如水澄然萬  
頃之陂勁節凌霄卓爾千尋之壁惟茲閩嶠久沐  
仁風棠蔭尚存時興歌于蔽芾袞衣旣去共想像  
其儀刑茲者熊軾再臨輿情交暢歡騰八郡瞻紫  
極之薇垣色動三山走黃童之竹馬矧如不肖更

辱夙知投分不啻乎芝蘭感恩寧殊于覆露愧下  
衷之未展乃鼎貺之先施敬托便郵薄陳謝悃

與袁撫臺

敝邑汪令清廉慈愛真循吏也因鎮東衛軍乏糧  
數月縣中所徵軍糧已那抵別項而以數年前拖  
欠之糧行縣追徵給軍縣無所措軍闕于庭竊恐  
官與地方兩敗俱傷非細故也當道公祖既別無  
處法而以此災傷之時急徵二萬之久逋于民間  
恐縣令無此神術卽地方有變縣令豈能獨任其  
責乎向江纘石爲郡守時亦爲鎮東軍所窘辱旬

日不敢出戶在守如此在令可知惟時江守亦設  
法調停未嘗委之于縣今日事體第不知其詳惟  
臺下與藩臬諸公祖一詳計之卽萬無奈何當疏  
請調此令于他邑而以別有神術者來治邑事庶  
幾足解此急耳

答王太蒙

時事多端如補漏舟終難遠涉第之伎倆大較可  
見茲幸綸扉得賢可以弛擔賤軀亦真是苦病哀  
鳴陳乞萬非得已開春必當行矣江省灾傷旣難  
蠲賑改折之說可行無疑今邊餉匱乏無計支吾



卽權宜多折以救目前亦一策也

答吳本如

時事艱苦無如今日一事未了又復一事一爭未結又起一爭將如之何今幸綸扉有人可以弛擔開春決行矣蜀中積寇一旦殲夷非臺下駕馭驅策處置得宜何以有此真西南百世之功也大帥素有悍名今辱郡守一何恣肆然疆事未了且須操縱而郡守乘轎至堂亦似失之臺下之叅自不可已耳

答薛青螺

不肖備員政地也及七年未有分毫之功徒積丘山之罪世人盡相厭苦而明主獨亮其無他隆以恩數頃者循例報滿冒濫實多飲河之量自審已踰在梁之譏行將不免所以屢疏陳誠冀安愚分皆由衷之語非敢飾讓以欺人也臺下以此爲賀得無重其愧乎至于年來時事不佳調停未易豎儒于此頗竭心力悠悠道路孰肯相明乃臺下慨然獨信其苦心過相獎借當吾世有大賢焉爲知己死且不恨此其感寧獨百朋之賜矣

答沈蛟老

不肖在此中困苦不支闕然脩候夏間曾從周生  
寄一函以試錄呈覽不知曾達典記否聞老師杜  
門靜攝冥心塵外已得出世真詮其于蝸角之爭  
蟻矇之見直可付之一笑而不肖束縛縶維未能  
解脫天堂苦海情景迥殊今幸代者有人可以付  
托此亦駑馬脫韁之日枯骨再肉之秋也計吾師  
聞之亦當爲喜色矣太若先生品望甚隆而久滯  
藩司真主爵之過頃爲署銓公力言當一推遷以  
存公道業已見許近來閣部遼隔視吾師秉政日  
又大不同不肖亦自盡其心而已

答沈太若

台旌入計得望清光屬在謝病旋有非意之役簡  
闕爲甚歉如之何藩方久次無如臺下敷歷聲華  
著在耳目而淹頓如茲真主爵之過也屢爲當事  
言之而不聽頃復爲署銓公力言之卽不外而開  
府亦當內而清卿何可遽聽其去署銓亦唯唯矣  
今日閣部遼絕人微言輕良以自愧

答謝武林

歲朔載更殊恩適下庸劣豎儒惟有嘆流光之虛  
度愧叨濫之逾涯而已時政次第稍有轉移至于

福藩之國實 主上難割之愛亦屢勉行之 聖  
 明獨斷神謨夏超千古矣僕所苦者惟 聖意堅  
 欲繫留懇請未俞日夜憂之莫知所出要當俟福  
 藩行後萬方顛訴不得則徑行而已僕嘗自嘆所  
 處之地與古人有三反古稱不得于君則熱中今  
 得君而熱中矣古稱鄙夫患失今鄙夫患不失矣  
 古稱休官不謀于妻子今妻子皆欲休官矣似此  
 情景其困可知聊述之以佐一噓

答薛青螺

薊門軍士以缺餉而譁今已肅然則臺下彈壓之  
 力也必足餉而後可以繩士此不容不亟處者耳  
 昨見翟道長揭謂奴酋今春必欲與北關為難救  
 之則禍速不救則禍大此亦封疆一難處之事也  
 不知臺下何以策之不肖旦暮去國可以弛擔然  
 在此一日亦不能一日不關念耳

答涂鏡源

自古夷狄相爭中國之福卜素二酋爭虜婦之馬  
 亦各有辭今諸虜既不直素酋則其勢自屈我何  
 必問也虜既有玉而又許白酋之另貢理法俱礙  
 遵舊章絕浮議應而不先緩而毋急或亦制虜之

機宜乎操縱伸縮計翁丈自有妙用第何能贊一  
籌焉

答吳督學

僕以叨濫積愆取憎于世卽生平知交皆引嫌自  
外甚且有推波助瀾戈矛相向者乃門下款款倦  
倦不忘夙好聚首譚心宛然骨肉又憐其困苦獎  
其微勞若以爲尚不大負于國家此情此誼超絕  
尋常矣 主上之于僕真是曠世之知僕苦言戇  
言無所不盡雖不悉見施行然終不怒也今士大  
夫惟恐僕不去而 上惟恐僕之去有 君如此  
僕非病狂喪心何忍負之但僕在此一日則朝端  
一日不得安靜此所以寧負 主恩而不得不自  
割絕耳

答錢按院

瞻田之稜括知門下固已力竭而不佞此中之祈  
請亦心血瀝盡幸 聖明垂鑒減至二萬此外無  
奈何矣士大夫議論皆謂所關者大當委曲成就  
大疏似尚未見後 旨且末後語稍過激恐有觸  
怒更致稽延故與納言商且勿進也總是爲國寸  
心非有他意惟亮之又福藩苦言有雍府遺業可

以撥給此必是奸徒投獻生已力折之惟門下更將此地一查示下使生可有辭耳

與許少微

自臺下之行真成寥落無可共語近得羅丈書言臺下思念之篤彼此有同情矣主上實是明聖可與有為若使臣下同心協力以事吾君天下事十當得其四五而無奈參商之至此也頃見孫道長亦云使許堂翁在必無今日之決裂此是實際語而惜哉其言之晚耳不肖歲裏已決歸強顏再出委無奈何俟朱邸之駕朝行則青門之冠夕桂

頑鈍面床尚有兩三月不識青山白雲中人亦尚念及此否

答郭撫臺

門下之當開府久矣荏苒至今遲賢者之用則主爵之過也遼事困弊已極奴酋跳梁日甚此時門下何以保障一方循誦大教區畫井井悉中機宜當宁無東北顧憂矣惟是兵寡糧竭計部束手無措近雖下九卿會議而亦未有必然之策可以生財而足國者是將奈之何也近有自遼來者言遼兵之虛畢竟是侵占數多若一兵有一兵之用當

不至此不知然乎否乎頃晤大司馬亦云須將遼事會議一番但恐終是道傍之舍耳

答張山是

今中外甚苦乏才林下又不得起乃有大賢如門下者賜環未幾而復為東山之臥誰為為之能扼擘要以門下之才品豈可投閒旦夕必復有徵書矣譚遼事者張皇太過今勢已如此北關似不得不救然老女逋婿奴曾得藉以為辭禍結兵連中國將因而大困東北之憂未知稅駕則門下今日之歸未必非塞翁之馬也

答陳楚石

之國河路初意似欲開沁而中州撫公與言者爭之甚力即中州之人亦十八極言其不可無以復強而上意又堅不欲行李之由陸想必有故則其勢不得不出于黃河矣若併黃河而阻之則將藉此為辭封典復誤此不肖之所不敢任也大疏到日明旨已下今若復有更改則須待來春方得行又無人敢進此說將如之何此事既強而後可故不得不委曲將順以成其行若黃河之險漕舟之有妨則亦已慮及之惟在沿途速于發遣毋

及伏秋水漲抑亦可乎

答南玄象

庚戌場事已久可以不譚而攻湯韓二君者太甚羣起為之發憤其禍蔓延即不肖亦受其累世界為此喧囂尚無了時天乎人乎甚可嘆也不肖旦暮去國之人無足顧惜門下被枉如此無可奈何今天下事是眾為政不肖救過不贍何敢啓口大疏也下部矣無愧天地無愧寸心必當有能白之者

答丁禹門

臺下遂去閩矣不佞第遠在萬里外猶悽戀不勝况于鄉邦父老日扶攜于鈴閣之下者哉東山暫臥早晚必有徵綸稽之輿論咸以失賢為惜何臺下猶慮及去後之洗索乎過矣過矣聖母升遐萬方悽痛恨不少延以造福宗社以餘祉及士大夫也天實為之將如之何

答李心湖

鄉曲知交孰如門下別來多年尺書寥落則不佞疎節之罪也生平碌碌素無經濟之志僥倖來此如吾鄉鄙諺所謂捉回回裹網巾者久已自知其

不堪矣受事不數月見事勢艱難卽思歸去屬綸  
扉乏人苟且充數遂至七八年之久叢釁積愆人  
言允當屢欲掛冠徑行以謝天下主上苦相繫  
維無計解脫每一念及輒至痛哭若有一毫留戀  
不能割舍之心則非但一身受禍且當殃及子孫  
矣起廢一事上意實是執滯頗聞林下諸賢多  
相委罪亦只得承受將如之何昔人謂當權不作  
好事如入寶山空手回僕豈不念此其所不能天  
耶人耶何敢更置一喙

臺下答梁撫臺

不列萬里衣

福藩之行知甚爲中州累沁河之議幸而得寢然  
上意終不欲陸行其所云自黃河至洛遇淺挑濬  
者亦上傳也所謂洛蓋指洛河而言昨大疏發  
擬復傳必欲挑濬不肖隨具揭深言其不便尚不  
知能見聽否此事內中全不知其曲折卽不肖  
與諸大老亦皆懵然當時若將水陸道里畫圖貼  
說備陳利害或不至如是之費力也

答陳楚石

之國河路頃已有一函奉復言其不得已之故矣  
上意堅不由陸初間傳諭尚欲併王亦由黃河



不肖力言其不可乃始允王從衛輝行而行李  
由黃昨河南新中丞請行李自孟津陸行只六十  
里可至洛陽省挑一百七十里之洛河上猶不  
允不肖輩懇請如中丞言尚未知能得否夫六十  
里之路難且如此而况于數百里乎今頭二運已  
發勢必由黃河不可復阻若三運肯與王同行  
亦省許多顧言之未必聽也地方困苦答應艱難  
臺下惓惓念及自是仁人君子之用心恐不仰體  
乃事勢如此無可奈何卽漕事有礙亦不能兩全  
天下事筭其重者而已留班軍之說的在可行具

領教矣

答袁撫臺

洋稅之罷乃臺下造福地方之厚意惟中多高監  
移于廣東之說廣人痛恨昨郭掌科已有說矣第  
向廣人言此乃地方士民之意臺下不得不爲一  
言非嫁禍于廣也然高監竟須阻其入廣不然廣  
人之害不更烈哉各省稅惟廣最重加之以稅監  
將何以支卽明旨亦未嘗令稅監入廣也第非  
不爲桑梓計顧事勢如此不得不以奉聞如徼天  
之靈主上慨然罷撤稅監真蒼生大幸耳

答鄭督學

劉貞一來奉教具戢雅念僕以不才忝竊負罪積愆平日知交恐其爲累多自引避甚者欲借以爲名而門下戀戀依依有踰疇昔相憐相勗總是深情賢者之用心其去尋常何啻倍蓰而十百哉閩中士習大較與他處相同其弊端最大者莫過于倩人替考一節富家子弟往往有目不識丁而倖列黌序者此輩進一人則妨寒士一人深可痛恨今欲禁之惟在嚴行覆考與痛繩廩生之保結者庶可少警此外則門下自有作用無可仰贊矣

答王玄亭

忝附維桑夙欽明德長安道上一再晤言蘭茝讓馨明珠擬潤慰何如也徂春把臂尚欲效頃刻之歡屬有意外之役遂孤此念撤棘後得公家千里以光貢籍差爲慰耳生叨濫日久罪釁甚多明主不知其不肖苦相繫留目下福藩行楚宗釋稅額減吉祥善事當漸舉行惟是物論不容義難就列譬如人家醜婦貌雖不揚亦嘗親操井臼拮据家計頗當翁姑之心而家衆不宜囂諉日至只得含顰掩涕而去耳

答徐按院

島夷桀黠日以通貢爲謀近見朝鮮有疏言倭酋  
移文其國云閩浙之人商販者已數千何爲獨靳  
于北則其窺伺狂逞之意蓋可見矣販倭之禁雖  
嚴而終不能絕若併西洋而禁之則泉漳之奸民  
爲禍更甚此亦所當慮者稅額已減三之一閩中  
以六萬爲率可減二萬其於洋稅亦稍足相當廣  
東前減二萬不肖苦言之而廣人尚欲求再減不  
肖亦再爲言而不敢及閩者以閩視廣稍輕非敢  
薄于桑梓也

答李旭山

當今耆德名流無踰臺下不肖仰止之日久矣銓  
衡重地幸借鉅公延頸企踵以待劍履之入乃抗  
辭至再恬尚彌堅何以慰海內之望耶溫綸再  
下萬無濡滯之理願促裝而北以爲朝端重至禱  
至禱 主上聖明真三代以下所僅見惜不肖庸  
愚無能匡輔有 君無臣可爲扼掣然不肖罪狀  
非但天下人知之卽自審亦甚明萬不敢貪戀留  
連以煩士大夫之憂也

答林楚石

稅監殺人放火劫脅地方官宇宙間一大變也謬  
悠之譚反謂撫公欲殺稅監激之至此恐 聖意  
不能無動第力請于 上必當撤回雖一時濡忍  
未能遽割然 聖明神見必有處分耳顧第不容  
于時旦夕當掛冠得了此而後行於心方安起廢  
一事本 聖心所甚難 恩詔一款頗有端緒而  
言者因事紛紜事機愈塞第亦將奈何哉

答袁撫臺

稅監事承教已具報聞 聖明有撤回之意而連  
日因 山陵事冗故尚未及抑或撓之者衆耶要  
之終有 處分耳地方有此大變非藉鼎力鎮定  
則糜爛之慘卽在目前其禍何可言也第不容于  
世少俟 山陵畢當決長往之計得了此而後去  
于心始安耳

答黃儀庭

徂歲推補閣臣時屈指海內名德無過老先生者  
甚望 聖明簡用而終不如願至今念之尚有餘  
愧孟氏有言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殆謂此乎南宮  
之役越俎爲慚錄文彘彘更辱厚獎彌覺汗顏時  
事劬勦以一庸劣豎儒支撐七八載無不顛覆之

理今綸扉有人旦夕 山陵事畢卽當决行不敢  
遷延以重罪戾也耿耿之私只是老先生尚臥山  
中不能推轂以了此願耳俞將軍名將之子重以  
尊教有可遊揚敢不悉力

與袁撫臺

頃敝邑父老以書來言倉糧納米之害此事第往  
年曾爲當道極言之其書具小集中衛弁以積貯  
爲言其名甚美當道易爲所動而不知名爲上米  
實只充攬納之橐第記爲諸生時民間上米每石  
爲攬納所包用銀一兩四五錢蓋三倍其價而倉

中未嘗有米也卽有亦隨上隨散何嘗有斗升之  
積乎猾軍專以荒年便求上米腴民之膏脂聞今  
歲米價騰至兩餘如責以上倉非二兩不可軍則  
利矣將如民何 國家本設軍以衛民今軍皆堅  
匏無分毫之用不得已又復養兵第嘗謂古之兵  
民合而爲一後世分而爲二今又分而爲三於養  
軍之外又多養兵之費此民之所以日窮也愚見  
如此不知當否聊陳之以備采擇

答鄭公祖

承教不但見臺下爲國之忠心亦具悉過愛鄙人

之至意也感愧感愧鄙人海上書生原無匡濟之具亦未嘗有此念遭逢明主忝竊逾涯不待人言而已自知其非據矣七八年間亦曾竭力經營圖報萬一而才具有有限終無尺寸即小有轉移又終不足以塞海內之心遷延不去妨誤愈多居恒自喻如子弟登臺觀者闕然以爲不好則便須下臺不做斷無強占壇場反怪闕者之理宋時蘇子容爲平章八十日偶以詿誤被言即堅然求去人或謂小事何必如此子容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不去子容亦閩人也由此言之鄙

人之去晚矣其愧於鄉之前哲多矣臺下望鄙人以出講諸事聖明在上其中必有舉行者即有未行後來自有能爲者天下事無窮無盡豈鄙人一手一足之所能了耶即使目前能了而將來又有他事將令鄙人終老死于長安乎

賀申瑤老

伏以 恩頒北闕 九重隆憲老之儀 日近南山四海頌生申之慶熙時上瑞曠代奇逢恭惟老師氣鍾兩間學師 萬乘文章重山斗不忝科名勛業紀旂常有光鼎彙心存國本轉 上意於淵

微肅穆之中手鞏皇輿措世運於順治威嚴之  
 盛合宮府為一體奠夷夏而四維聖天子深鑒  
 其忠誠惟和惟一士大夫陰被其德澤不識不知  
 蓋惟朝廷得非常之人而後宗社享無事之  
 福撫五辰而疑績泰方保於日中循四序以韜功  
 樂乃後乎天下玄亭清靜猶容問字之賓綠野優  
 游不改愛君之念然身雖退而望愈崇且養彌  
 高而神日王天庥滋至俾爾熾復俾爾臧相道  
 永光得其名又得其壽鳩刻杖而作玉正潞公居  
 浴之時熊隱涓以釣潢登尚父師周之歲備人間

之福五兼天下之尊三茲當皇覽之揆初特厯  
 聖心之念舊裏蹄麟錦命四牡以馳驅鳳節龍綸  
 環三吳而觀聽此蓋天祚明德自詩書以降復  
 觀久道之成是以帝賚元臣而南北相望共表  
 太平之象黃扉盛事青史美譚某夙及龍門欣襄  
 鴻典望金闈之瑞靄喜輝騰兩兩之階覩玉燭之  
 光華願茂介千千之筭顧景行行止敢云蕭規而  
 曹隨乃得全全昌載見周前而魯後日冀起安車  
 於里社聿圖稱大斗於公堂春秋日以升若召奭  
 百齡而贊蒼姬之錄造化在其手如廣成千禩而

當黃屋之師

賀沈龍老

伏以黃扉論道夙瞻一德之阿衡  
 紫誥優賢特  
 廔九重之側席典隆鼎鉉慶洽冠紳恭惟閣下  
 得天間氣爲世完人淵源直溯於孔顏伯仲遠追  
 乎伊呂積誠悟主不動色而格君心秉正立  
 朝獨持平以定國是片語有回天之力一時歸  
 夾日之忠世方屬望於拔茅公乃决幾於介石碩  
 膚常遜惟懋德以恭先成功不居以丕時而讓後  
 著書歲久家猶無獨樂之園戀闕情深面常有

先憂之色齡爰登於踰八尊真達乎兼三四友伺  
 進退以卜安危一人詢起居而隆恩禮詔從  
 三殿符卿光捧瑤函節到兩河守吏親扶玉杖蓋  
 惟昌明大有道之世乃生耆碩不二心之臣壽國  
 壽民上天篤其福履先知先覺下土奉爲儀型禎  
 祥再見於圖書休光已滿乎嵩洛某夙承鴻造之  
 末幸觀曠典之成謹托魚箋薄將燕賀帝之所  
 賚固知黃髮之堪詢人皆曰賢願爲蒼生而再起  
 答沈蛟老

病困中久失修候深用耿耿伏奉鼎函感而且愧



楚宗請釋始自陳楚石移書責望極其懇切然亦止于釋楚宗耳無他意也其後譚者相繼中外闕然宗伯謂釋之則人言自消于吾師亦便而恩詔擬稿時合九卿科道共至東閣相見皆無異辭故不肯與方生再三斟酌據刑曹所開而條上之仍附一揭言當日重處原不爲過但懲創日久當與寬宥以示優恤天潢之意初未嘗與前事相左也聖主至仁如天遂蒙允行今羣喙已寂然矣使老師今日在位亦未必不爲諸宗請惟是不肖愆戾多端自招疑謗惟有愧心當復何言且夕

決出國門以謝天下而已

答石撫臺

備員八載愆戾實多每思人臣之義有進而能任天下之事者固所以報國有退而毋壞天下之事者亦所以報國自來權奸爲害皆因貪戀不去如聖人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其禍始烈假使李林甫盧杞之徒蚤自引避其害于而身凶于而國豈若是甚哉不肯之所以惓惓懇懇以必去爲期者實亦有鑒于此賴主上明聖察其情款俯賜允歸得請之日歡喜欲狂盡夜南馳業將出齊

境矣豐草長林麋鹿為伍即長被惡名以沒世亦  
復何恨耿耿私衷惟願世道昇平仁賢進用使社  
稷蒼生咸有利賴即林下病夫亦得優游于光天  
化日之下斯為幸矣頒來佳刻扣舷歌之當使魚  
龍出聽塞上寒風願言自愛

天下多事春國西以神國亦出而世樂天下之  
人神感其貴受其恩人引以養其政而游其  
答亦難矣  
夫出則門以撫天下而也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二目錄

與方中涵

與吳曙谷

答周玉繩

答癸丑各門生

答吳生白

答李還素

答黃九石

答王太蒙

答戴今梁

答王龍門

答沈寧海

答鄭玄岳

答鄒南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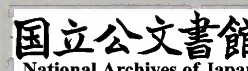
答注父母

答朱平涵

答周寅所

答董崇相

答李鳳岳



與友人

答賀生日

答李按院

答韓辟哉

與余石竹

與畢見素公論倉糧改折事

與方中涵

與蘇潛父

與何匪莪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與方中涵

春間奏謝小疏仰仗鼎力復奉 溫綸至勤撫按

存問林下病夫不勝惶愧茲以七月下旬直指到

門行禮又須奏謝 天恩隆重生光林壑然數數

遣人入都門亦甚不便顧於事體不容已耳僻居

海上無所見聞亦以無見聞為快客有枉過言

東朝事甚奇大為驚駭卒以晏如則 聖主慈明

宗社福庇而翁丈維護之功固不小矣又聞頃來  
聖意轉圜廢政多舉此蒼生之幸惟劉道長不知  
何故致觸 天威乃爾此須力為救解以顯 聖  
明天地之量不然將來又多一事矣弟身既隱矣  
又復及此殊為饒舌恃愛不能自己

與吳曙谷

久不通聞以鴻羽無便耳茲聞台星已映綸扉十  
年來索莫景象今稍改觀甚為欣慰顧此地難居  
此時尤難惟仗宏猷宿望足以鎮服人心而中涵  
丈又夙昔相知同心共濟當不至如不肖之困苦

耳僻居海上于時事一無所知頃有客見過譚  
東朝事甚奇甚為驚駭旋聞業已安帖此 宗社  
洪休 聖主慈明而帷幄幹旋之力亦不少矣惟  
劉道長輕觸 天威不知竟何如此須力為之救  
解也湯韓事亦當從寬處置不必深求不肖向日  
奉告亦如此耳

答周玉繩

僕里居將浹歲塵情都盡舐犢之痛亦十減其二  
三惟覺衰颯日甚每飯只噉一甌粥晚間則枵腹  
而臥若強進一匙則終夜腹中雷鳴晨起便作瀉

景象如此其亦不能久爲世間之物矣居恒私念  
往在政地日罪過甚多種種舛謬悔之無及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矧僕又過數年耶門  
下所云豈愛我而忘其醜耶抑姑爲誕語以相慰  
耶今冬力疾爲亡兒營葬過此便可入山爲終老  
計矣

答癸丑各門生

南宮之役得交海內名賢甚幸謝病歸來南北天  
涯殊深離索之感惟是諸賢奉職業官佳譽懋著  
僕聞之又深自慰也林下病夫與世斷絕雖舐犢

之痛未能去心每憶綸扉困苦呼天叫地日今得  
安然丘壑蚤眠晏起百事不關便覺心地清涼忘  
其哀楚矣惟是衰病日增飲食大減昏昏憤憤頃  
刻遺忘觀其景象非復久存人世委運乘化聽其  
自然將奈何哉京宦清貧過煩遠餉以遠道不能  
却心甚愧之亡兒更辱華奠沒存之感非可云喻  
矣

答吳生白

閩山楚水相隔迢遙海內心知能有幾人安得不  
繫念哉僕待罪日久智窮力盡若再遷延愆尤愈

積藉 聖主寵靈門下餘庇幸得歸來苟延殘喘  
有何功業之可言也亡兒無祿乃僕餘殃省躬引  
咎亦不為無益之悲今方奔走山中為其築墳冬  
間塋事可畢便當謝絕塵事採藥尋真為方外之  
民而已以門下之才品心術可對鬼神天若惠閩  
再假前旌一臨海國使僕得晤對快譚豈非大願  
亾兒辱厚莫沒存之感非可言盡此子生平與門  
下如親骨肉幽冥之中聞之亦必墮淚也

答李還素

存問過沐 聖恩曾孫亦添嬉笑以弟當之真是

折福邇來日衰一日兩耳俱聾頃又以山行一跌  
絕而僅蘇胸膈折損屈伸甚難幸而不死遂成廢  
人矣翁丈垂念勤篤鴻篇妙染種種珍隆襁褓有  
知亦為生色况于弟與小孫哉極欲為一詩伸謝  
而因病中不能成語惟有慚愧賢郎丹穴之毛無  
不五色惜未及覩其制作若令姪則讀其闡中文  
以為巍捷無疑而竟落孫山自是不敢復相士矣

答黃九石

張二水來得尊教併覲及曾孫一門四世皆戴厚  
誼矣弟因跌傷胸膈折損今雖強起而腫痛未蘇

蘇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目爲亡鬼造墳卜葬時居窮鄉計今冬方得了此  
蕭春必當圖與丈一晤也林龍淵所云渠謂九老  
囑之故第不得不一譚及然總是多此說話丈之  
見教真至論也人世相知尚待辨說則其知淺矣  
丈東後云云又似稍多第可無答總於面時鼓掌  
一笑東嘗盜誠可憂而敝邑今歲蚤田大熟爲狂  
風掃盡晚禾則盡乾殺無半粟登場仰給鄰壤而  
逼糶之令又甚巖林居之人且不憂遠而憂近安  
得時和年豐優遊林壑終此天年哉

答王太蒙

徂歲過信州辱厚念勤渠感載無已歸來病苦侵  
尋都無生趣會兩遣役赴闕陳謝取道豫章皆  
欲具一函伸同好之情而自念林下病夫百凡謝  
絕不宜通故人書輒復已之乃此心則耿耿在左  
右矣家居窮鄉杜門掃軌卽邸報亦稀見時事槩  
無所知但聞台節尚留滯江藩未奉召命竊謂  
今日世道安可不急返名德于巖廊則第在事日  
無能推轂之罪愈莫遁矣翁丈之求去已非乃欲  
引徑出春明之例則天下萬無是理朝廷未負  
我輩而作此舉動計非忠愛如翁丈者之所忍也

答戴今梁

待罪日久生出青門實為萬幸此皆知已之洪庇也餘孽未消殃及亡子入門悽絕情緒可知猶賴解組之歡少減其舐犢之痛惟是衰病日增不知尚在人世能有幾時耳貴陽萬里即引領故人無從通訊山中稀見邸報頃一客過此言臺省拾遺復求多于翁丈不知果否如其有之一何世人之不憐才耶遠辱函貺具戢隆情倘藉言者之賜天柱峰頭把酒憑虛一酬夙願亦何必以腐鼠相嚇哉

答王龍門

僕備員政地罪戾萬端省躬引咎他復何言舊歲拮据為亡兒卜地入春以來老憊殊甚又風疾舉發手足俱痛將成癱瘓之症家人欲延醫治療僕謂位極人臣年近六十於享受已過死生苦樂當聽其自然不必醫也劉貞一生平相知自聞被譴深為掛懷舊歲因小役奏謝業具一疏伸救而小役抵都之日適主上以王都尉疏震怒遂不敢上孤此一念矣此事以愚見外間且勿言而閣臣從中漸漸挽回當有轉移之機今論救紛紛至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條陳他事亦復牽及恐以激而反遲奈何林下病  
夫絕口朝事因見教故饒舌若此耳

答沈寧海

久不相聞良深瞻憶僕在綸扉奉職無狀愆戾如  
山幸得歸來伏枕杜門省躬思咎而已病軀稍愈  
亦復自力遊行山水間以自適其殘生要之在百  
里之內天台鴈蕩之遊向有是心恐亦終成畫餅  
耳敝鄉今歲海警乍聞人情惶擾咸欲借重干城  
僕亦隨人口吻聞撫臺禮聘甚勤希速命駕以慰  
此邦想望也林舍親行已托致意且囑其勸駕矣

答鄭玄岳

敝鄉稅璫之事變出非常人情駭怖碧海益軒二  
公冒白刃赴救戢兇鋒而弭大難卒使天聽爲  
回地方按堵其功不小此閩人之公論也左轄公  
祖行品清高譽望燁燁固閩人所素尸祝者徒以  
禍變之衝稍示持重未亮者遂有後言僕在都門  
日縉紳之移書者踵至卽門下所素敬信之君子  
亦深不滿也然安可以此一事而掩其生平哉今  
左轄行矣留賢借寇孰無是心僕過建州亦托直  
指公力爲牽挽而直指以爲旣經指摘無復留理

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聞憲長公祖及門下復欲以此求去殊甚無謂海邦多幸一時藩臬大夫無非當世之大賢海內方爲閩人豔乃因一事而遂致多事因一賢而併失衆賢將舉閩之國而空之其何以上報天子而下恤此一方民乎功名富貴知賢者不屑然出處去就須有大題目以此而去恐非所以爲名願門下細籌之勿遽草草憲長公祖亦素相愛不敢唐突惟轉伸鄙意爲幸

答鄒南臯

翁在宇內如泰山喬岳凡有目者皆知仰凡有心

者皆知敬如不肖區區向慕之衷何足道哉記初入綸扉時曾語朱金老云今日政務以用人爲第一義而人之最宜急用者莫過于鄒南臯先生幸力圖之金老答云此我本房門生又相知如得渠出山非但國家有賴亦爲我作多少門面當多少風波我豈不盡心顧無奈何耳不肖見其言如此知其非僞嗣後不肖當事亦不敢自負其初心而力終不能得迨將出長安時頗聞聖意稍有轉移而至今又復杳然林下病夫卽僵臥床褥未嘗不以此爲生平第一款事也我翁精修獨詣續

千秋之道脉其功且遠在鍾鼎旂常之上何有一  
官而不肖諄諄言此者亦其一念好德之私不能  
自巳耳豈以此自托于翁哉世路多岐人情難一  
卽林下病夫猶時掛牙齒反躬自省實覺從前有  
許多不是何敢尤人今天下紛紛只緣士大夫皆  
自見其是見人之非所以難處若使心胸放寬將  
自己與人是非兩平校勘勿太執滯則亦可以恬  
然而無事矣

與汪父母

適聞按臺欲枉顧行 存問之禮此在不肖雖愧

踰涯分然既有 君命亦不能辭又聞道府公祖  
欲同顧則愈蹶蹶不安林下病夫奄奄伏枕與世  
相絕乃一時而干旄駢集闔邑倉皇重其苦矣又  
聞有豎旗之舉惶悚無地生平碌碌叨濫逾涯負  
乘積愆雖在閒居中每一念及輒用疚心敢復徼  
藉 君寵張皇夸耀以驚鄉里之小兒乎向入綸  
扉時聞家中豎旗心甚不樂深恨兒子不行力辭  
今旗杆尚在方思折去奈何當林居之日復從而  
益之乎 存問雖是隆典然此番 聖意不過因  
亡兒之變一加慰安其與向時 聖書特遣者輕

重原自不同鄙意以為按臺亦不必來只具一回  
奏足矣今按臺既不能辭而又勤諸公祖之遠駕  
至招搖而豎旗于門寧不為識者所笑而不肖亦  
何顏面以當此也伏望門下俯察鄙衷非有矯飾  
力為懇辭但省一事即不肖有一分之幸若邑中  
必以旗來不肖亦必不敢恭命先此布之

答朱平涵

承教謂尊目漸昏古人有自托于青盲者得無類  
此若不肖則雙足蹙蹙已成廢人此是實事周虞  
卿所親見家人欲為醫治不肖自念有三便宜不

醫更妙生平好動一日不動即不快活登高涉險  
甚苦吾足今足病則不能行行亦須輿一便宜也  
世人之不相亮者頗相驚恐謂死灰復燃今天刑  
吾足朝端決無跛宰相羣疑或當少解二便宜也  
家有二老妾不自度量常相責望甚為所窘今足  
廢則不能動可以息其安心三便宜也惟是登臨  
遊覽頗覺費力而去家一舍有靈巖福廬二山洞  
壑奇絕海內希有開闢以來湮沒無稱至不肖歸  
田之日鄉人始相率脩治名勝畢出山又坡陀不  
甚高峻易于登陟今誅茅結宇其間可畢吾世又

有一二清歌雅奏可以佐歡野叟山樵可與共話  
每一回想八載綸扉呼天叫地景象不啻自地獄  
登天堂彼白簡皂囊代爲促歸者皆是大恩人大  
功德主子孫當世世尸祝耳

答周寅所

詞苑追隨與翁丈實稱知己其後蹤跡參商漸成  
契濶然每念不能忘也近托便郵稍布區區更辱  
溫答不勝喜慰大作翩翩中有感時憤世之語來  
諭以溫厚自歎而譽弟作爲雍容標致此撝謙之  
雅懷而要之詠歌之義各適其趣杜陵感慨李白

風流皆有取爾翁丈以卓品鴻猷設施未究見世  
路之險巇嘆頽波之莫挽固宜形之聲歌以寫其  
鬱若弟則叨濫逾涯伎倆已竭謝政歸來省躬引  
咎上愧君恩下慚物議得老丘園已云厚幸更  
無憤結不平之氣纖芥于胸中故但以行遊爲樂  
不復以世務嬰情蓋吾兩人所居之不同而情隨  
以異大較如此若夫忠愛懇惻有裨世道則丈之  
勝第百倍又不但辭之工矣沈師敬事錄向曾見  
之密勿之地苦心信難告人聞有以弟之請釋楚  
宗爲不利于師第向不欲辨今爲兄略言之方楚

宗之久繫也中外人無不言其當釋陳楚石上疏  
時移書于弟謂渠齋戒一月禱于神明冀動君  
相之聽弟嘗語孫淇澳曰釋楚宗于四明師有礙  
否淇澳曰不釋楚宗則牽扯四明無已時釋之則  
無辭以諱此乃所以爲四明也弟以爲然而當時  
大僚中且有以宗室之戕巡撫爲無傷至形於章  
奏者弟笑曰如此則天下之官但有宗室處皆岌  
岌乎殆矣故諸所揭請皆言當日處分之不差但  
懲創日久姑與寬宥使其自新庶恩威並著情法  
兩全而 上遂以此從之南歸至廣陵適值楚宗

之釋高墻者十餘人來稱謝弟謂此 聖主厚恩  
我何力焉諸君必不相忘則請今後絕口勿譚前  
事乃所以報我不然 上且罪若輩之多事而累  
及我矣諸宗唯唯請受教蓋弟之所以處此事不  
過如此若有一毫他念則天地鬼神必當殛之向  
來耻于自明以兄見教故漫及之

答董崇相

昔人有三反者今翁丈好留客而自己作客不能  
信宿自己作客不欲主人具酒食而留客極其豐  
腆自己常有物送人而人送之物多不受此非但

三反且三不怨矣吾輩出處隨緣隨分爲貧爲道  
各乘其時今世所患正乏翁丈輩人有此輩人布  
列中外天下事何不可爲一丘一壑自是林下人  
幹當聖賢豪傑自不如是晉江先生行品超絕而  
其見稍拘以此取忌不究其用曾記亡友郭明龍  
常言貪夫之後多昌蓋其生前已被貪名已受果  
報故其累不及于後此言雖爲貪人解嘲然亦自  
有理今不肖叨濫雖過然已被不韙之名則亦已  
受報矣其得以餘生優遊林壑窮山水之樂或者  
亦在此耶如翁丈受頌者之謗便有八仙巖之樂

報應之速如此但恐自此以後謗書不可再得而  
翁丈大名與晉江並垂宇宙以此而求享清福恐  
造物未必首肯耳陳一齋高奇博雅眼中少見其  
比聞其疾良用關念今已平復否在里中所苦但  
是無友自吳雲上外並無一人可與語者一二士  
夫閉門獨樂說登山臨水便如世外事不相關涉  
宗少文謝康樂輩何可得也

答李鳳岳

別久之不勝延遡向猶南北天涯今相距二百餘  
里而不得一晤乃知人生聚會之難也聞翁丈復

去郡而邑居豈耽寂之性入山惟恐不深乎然鼎  
 望甚隆當事者推轂無虛日東山寧得終臥第非  
 欲勸人做官翁丈之不做官亦非人之所能勸者  
 惟是流行坎止當應以無心不必執滯耳第病苦  
 餘生與世相絕邑之西南多深山大壑時時策蹇  
 往遊其間徒以子亡孫幼一切家事未能斷絕以  
 此為苦然回視風塵懊惱日亦大勝也

與友人

伏枕窮鄉一切世事皆不與知偶聞原任張繕部  
 具揭都門言僕為木商關說于故司空王洪陽處

報應之速如此但恐自此以後謗書不可再得而  
 翁丈大名與晉江並垂宇宙以此而求享清福恐  
 造物未必首肯耳陳一齋高奇博雅眼中少見其  
 比聞其疾良用關念今已平復否在里中所苦但  
 是無友自吳雲上外並無一人可與語者一二士  
 夫閉門獨樂說登山臨水便如世外事不相關涉  
 宗少文謝康樂輩何可得也

答李鳳岳

別久之不勝延遡向猶南北天涯今相距二百餘  
 里而不得一晤乃知人生聚會之難也聞翁丈復



去郡而邑居豈耽寂之性入山惟恐不深乎然鼎  
 望甚隆當事者推轂無虛日東山寧得終臥第非  
 欲勸人做官翁丈之不做官亦非人之所能勸者  
 惟是流行坎止當應以無心不必執滯耳第病苦  
 餘生與世相絕邑之西南多深山大壑時時策蹇  
 往遊其間徒以子亡孫幼一切家事未能斷絕以  
 此為苦然回視風塵懊惱日亦大勝也

與友人書  
 伏枕窮鄉一切世事皆不與知偶聞原任張繕部  
 具揭都門言僕為木商關說于故司空王洪陽處

事已久遠其曾否關說或關說出于何因毫不記  
 憶但記劉用齋掌印日有木商多人攔街哭訴言  
 奉文買木到灣日久不肯驗收洪水漂流難于看  
 守窮苦萬狀僕答云見工部當問之適用齋來見  
 因譚及用齋云委當驗收但苦無科道官耳今王  
 劉俱逝無可質對惟各商俱在或密訪或嚴究僕  
 若識其一面受其一錢便當誅滅無所逃罪至于  
 繕部之賢被察而不能救以此委咎僕無所辭是  
 在當事者亟為破格起用以謝繕部而已

答賀生日

頻年待罪久負 君恩一旦歸來復罹家變雖僅  
存乎視息已自厭其形骸尚何心戀犬馬之年問  
桑弧之旦哉忽雲函之俯及知鼎念之勤渠蒲柳  
望秋借晞陽而未隕菊松娛晚資零露以猶存從  
此鑿井耕田長作編氓于 聖世庶幾尋醫問藥  
永資洪造于餘年趨謝末由感銘曷既盛儀例完  
不盡

答李按院

林下病夫久不敢通候海警驟傳敝邑人懲于戊  
午之破城屠戮甚慘皆有譚虎之懼又值城垣傾  
倒猝難修理愈增惶駭幸藉寵靈賊旋遁去今城  
已修完一切防禦之具亦料理一番則此警固不  
爲無補也然鄙意以爲閩中之患不在倭而在內  
地之奸民今海上縱橫炙人之肝脯人之肉莫之  
敢問亦莫之敢訴皆奸民也長此不已其害更甚  
于倭卽倭來亦此輩勾之此腹心之病未易卒除  
亦未易言也

答韓辟哉

海警紛紜人情震擾知煩門下之清思也望日有  
三賊舟至松下報至邑人皆鳥獸竄蓋在嘉靖戊

午倭賊不二三百人臨城守埤之人聞銃聲即走  
頃刻城破屠戮無遺毋怪乎今日之驚懼也彼時  
倭來極多亦不過千人其餘盡係漳泉之人然他  
處尚未有從賊者今敝郡奸民平居無事尚縱橫  
海上殺人如麻莫之敢問即被殺者亦不敢告一  
旦有事此輩盡化為賊內地之可憂更甚于倭矣  
昨松下之賊彼處恬然不驚而闔邑人惶駭若此  
幸徘徊一二日揚帆而東未敢登岸然安知不為  
此以嘗我且狃我乎報倭者即稍張皇願勿以為  
罪不然以後不敢報矣敝邑以淫雨故城垣倒塌

百凡弛廢得此警竦一番在事極力為綢繆補緝  
之計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虛難于料理往時當道  
以敝邑為省城門戶設兵數百名為福清營其後  
改為總鎮標下今誠酌量派撥使人情有所恃不  
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矣門下向有此意故  
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見度之一時未必入犯  
即入犯而我仗當道之威靈鼓舞將吏以與之抗  
彼一創則數年不來矣惟其據鷄籠淡水求與我  
市我應之則不可不應之彼且借為兵端而其地  
去我順風僅一日程耳彼無所不犯我無所不備

諸凡濱海去處皆不得寧居而奸民且挾以爲重  
益與之合此則門庭之寇腹心之疾其爲閩禍無  
已時也以宗社之福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  
事勢不得不慮不得不爲之防者偶爾念及輒敢  
私布之故將沈有容人皆以爲可用倘取來緩急  
亦得力也

答佘石竹

倉糧事畢公祖頃有書見教亦有書與樗朋丈樗  
朋以爲所加太重民必不從前此已憂其逋負今  
加至三之一其爲逋負不更甚乎且向來所苦是

將備款之銀那去別用非實有備款而不足也今  
但將備款銀實實買米實實上倉不過數年自可  
充裕不必別圖其言如此鄙意亦以爲然再三商  
議畢公祖雅意本爲地方不可盡虛或將備款銀  
再加五分又將此項糧銀另行追徵毋混入別項  
以免那移則軍旣得餉民亦易從抑亦通融兩利  
之一策乎林下病夫戶外事一切不欲聞親公見  
訪故漫以奉復若不肖薄田不過五六百畝即使  
再有增加亦不以爲困此意與親公同矣

與畢見素公論倉糧改折事

適聞鎮東攬納刁軍具呈求復倉糧本色而中謂  
倉糧廢于勢宦蓋指生與佘石竹二人此事自關  
通邑利病生自通籍時實曾力言今刻在小集中  
豈敢諱哉此輩之所藉口不過以積貯爲辭夫積  
貯云者謂其有粟在倉可備緩急如常豐預備之  
類今鎮東之米皆逐月支給並無顆粒在倉何名  
積貯易以折銀軍皆稱便獨二三攬納刁徒規以  
爲利索騙窮民每石米上倉勒銀四五錢如或不  
聽詐害萬端以萬姓之膏脂供二三刁軍之囊橐  
此闔邑所共爲不平而非生一人之私見也當議

折之時曾于正額外增有備賑一項正爲積貯之  
用使其實用以買穀則陳陳相因不可勝食矣然  
而刁軍之意不在此也夫生係民籍猶云爲民石  
竹衛中人也其族鄰姻戚盡皆軍餘苟不利于軍  
何爲嗚嗚諄諄以改折爲便哉 國初衛所之建  
本以衛民緩急卽用以殺賊今衛所之軍皆不可  
用官又另行召募是民旣出錢以養軍又出錢以  
養兵昔人嘆兵民分而爲二今兵民且分而爲三  
民安得不重困也如省下及各郡衛所尚可用以  
守城若鎮東則毫無所用卽能自保城池亦不過

為彼身家妻子計耳于民何豫嘉靖之季倭毒闖且十年敝邑失陷生民之殺戮幾盡曾聞鎮東軍有一人能躍馬橫戈傷倭奴之毫髮乎頃者松下之賊去鎮東不二十里至煩官府召募民兵搏戰彼日日支糧月月領價之軍果安在乎何德何功而日誅求百姓以濟其欲也假使高皇帝在今日其必設法通變無疑矣生家薄田不過五六百畝與通族及十甲自四十三年以前每年各項錢糧共只該六十四兩本縣催徵冊可查石竹亦不過三四百畝此在敝邑僅當中下戶其輸鎮東倉

能有幾何而謂其糧多利于改折一何誕乎至謂福清士紳因倉虛而搬避更為可笑夫婦女無知聞警倉皇暫時移徙非有守土之責孰得而禁若鎮東倉之虛實其于福清風馬牛之不相及嘉靖之陷城鎮東未嘗虛也能為福清效一臂乎夫福清之安危不係于鎮東之虛實而鎮東之虛實又不係于倉糧之上否假使年年上倉亦年年支盡何實之有而乃以此為辭耶林下病夫感事饒舌甚愧非宜惟崇炤不盡

與方中涵

頃承大教具戢厚念 儲講既舉則諸事可以次  
 推行此皆翁丈之鼎力也李九老云亡輿情惋痛  
 兩臺有請 邱之疏計渥典美諡皆翁丈所必用  
 情無待第言者惟是當年考滿一事曾奉 旨下  
 部而以九老具辭遂沈閣未覆以六載綸扉忠清  
 昭著之閣臣而不一沾賁延之典是大闕事今其  
 家以九老遺命不肯陳乞第意即于臺疏中擬及  
 使該部得以覆請如臺疏已下則煩語宰公于贈  
 官疏中併及考滿事以結前案亦事理之甚順而  
 可行者第在閣日曾見有大僚沒後而補給考滿

恩典如郭希所輩歷歷可據也該部豈有難于此  
 乎

答蘇潛父

自罷政歸來回視一切如空花水月生平交遊雖  
 不能忘念然以四大假合視之一身尚然何況朋  
 友乃所往來吾胸中欲遣不得者無如門下人生  
 意氣相期信非偶耶林下病夫口不譚時事人亦  
 無向之譚時事者忽奉來函淋漓滿紙讀之解頤  
 至責僕不能效忠謝 恩疏寥寥太甚此殆未亮  
 僕之心也夫大臣與國休戚僕又受 恩深重超

絕尋常豈能恣爾惟是出位謀政聖人所譏明哲  
保身詩人著焉僕在綸扉日碌碌浮沈無能分毫  
補報老而歸山若復動子牟之思懸魏闕之夢其  
為招尤增謗當何如哉李九老嘗言江湖而懷廟  
廊之憂此語誤了多少人殊甚有見僕生平大病  
是快口直腸遇事輒發近有人稱之為智人評之  
為學本黃老不覺大快家在海上鄉人皆椎鄙不  
知山水為何物登山臨水為何事有一黃蘗祖師  
大道場亦久圯廢僕得請之日 主上遣中貴人  
齋送藏經于其地不得已力為經營興復今稍就

緒足稱祇林絕勝又有福廬靈巖二山相去里許  
巖洞之勝甲于宇內從來無有跡者自僕歸而鄉  
人知其好遊乃相與持鍤荷鋤疏湮剪穢大加葺  
治迴環數十里煥若仙都董崇相遊此亦詫為奇  
絕而崇相所居有八仙巖頗相彷彿乃不量螳螂  
之力欲與吾角拮据開鑿手足俱瘁似愚公之移  
山同夸父之逐日良為可笑僕朝于黃蘗夕于靈  
巖福廬少暇則至八仙巖呼酒痛飲乘風破浪浮  
滄海而歸崇相塵緣未斷塵心未忘尚自矜飾而  
僕已超然名利之場蕩然禮法之外案頭絕無經



書只有雜劇門前亦少冠蓋盡皆狎遊崇相稱僕  
爲不拘套數不講道學灑灑落落別是一樣家風  
庶幾近之矣門下儻有南遊之興僕敬掃榻以俟  
第不知真有此膽氣否也

與何匪我

自長安別後二十餘年近始得一晤彼此鬚鬢俱  
已皤然人生之聚首難而老大易蓋如此也翁丈  
以卓品宏才久淹林壑當軸如生輩者實無所尠  
蔽賢之罪自惟備員八載雖不能有所建樹然而  
調劑于 宮府上下之間頗竭心力未嘗敢以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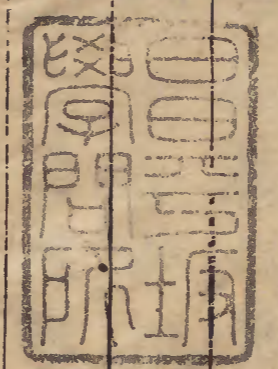
怨輕毀一士大夫未嘗敢受一錢干六曹一事其  
所最自歉者惟翁丈輩不得出山耳天聽閣之飲  
極慰生平顧酬應冗冗不能時請大教行間亦不  
及造謝甚耿耿也別有小詩二扇奉正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二

三

九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二終

